



周子文

增訂本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關於女人

男士著

再版自序

我把這本「關於女人」交給開明書店再版，我覺得有寫篇自序的必要。

「關於女人」在天地出版社初版，是在三十二年九月。出版以後，就有許多朋友向我索贈。我的朋友不少，真是有點「窮於應命」！我便向朋輩宣言，我這本書是不送給男朋友的，因為我估計男人對於這本書，一定會感很大的興趣，我不送，他們也會自己去買了看的。而對於女朋友們，我却是無法推脫！一來因為我素來尊重她們的友情；二來因為這本書本是藉着她們的「靈感」，才寫得出來。無論從那一方面說，我都得恭敬的奉贈，以表示我的謝意。

但第一版「關於女人」，我實在無法送人，錯字太多了，而且錯得使人啼笑皆非！例如「喜歡過許多女人」，變成「孝敬過許多女人」。「男人在共營生活上……是更愉快」，變成「……是更愉快」，至於「我」變成「你」，「你」變成「他」，更是指不

勝屈。天地社原說是這本書銷路很好，出版後不到三個月，便準備再版，我就趕緊將改正本交給他們，此後却杳無消息！雖然在重慶，桂林，昆明……甚至於曲江，西安……的坊間，都有「關於女人」出售，而却仍是「初版」。我答應送給那些女朋友的「再版」，至今不曾出現，連我那幾個弟婦，都把我罵得不亦樂乎！

我等不得了，寫信到天地社去問，回信說那「初版」五千冊，除了雨漬鼠咬之外，還有一二百本沒有售出，最後他們引咎自己的「推銷不力」，向我道歉。我覺得很慚愧沒有話說。雖然國內各報的「文壇消息」上，都在鼓吹着「關於女人，銷路極暢」，而在美國的女朋友，向我索書的時候，還摘錄美國的文藝雜誌，稱譽「關於女人」為：「The Best-Seller in Chingking」。

因此，我便把這本小書，改正了交給「開明書店」，準備把這再版書來償還我對於女朋友的夙欠。同時我也希望這「再版」再版的時候，我還能再添上幾個女人——女人永遠是我的最高超聖潔的「靈感」！

三十四年二月之夜，大荒山，靈音山館。

抄書代序

「……風塵碌碌，一事無成。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細考較去，覺其行止識見，皆出我之上。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，我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，大無可如何之日也！當此日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，錦衣繡袴之時，飲甘饜肥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，負師友規訓之德，以致今日一技無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編述一集，以告天下。知我之負罪固多，然閨閣中歷歷有人，萬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護己短，一并使其泯滅也。故當此蓬牖茅椽，繩牀瓦竈，未足妨我襟懷；况對着晨風夕月，階柳庭花，更覺潤人筆墨；我雖不學無文，又何妨用假語村言，敷衍出來，亦可使閨閣昭傳，復可破一時之悶，醒同人之目，不亦宜乎？……」

目 錄

- 1
- 一 我最尊敬體貼她們……………一
 - 二 我的擇偶條件……………六
 - 三 我的母親……………一一
 - 四 我的教師……………一八
 - 五 叫我老頭子的弟婦……………二六
 - 六 請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婦……………三三
 - 七 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……………三八
 - 八 我的奶娘……………四五
 - 九 我的同班……………五三
 - 十 我的同學……………六〇

十一	我的朋友的太太	六六
十二	我的學生	七四
十三	我的房東	九〇
十四	我的鄰居	一〇六
十五	張嫂	一一六
一六	我的朋友的母親	一二三
後記		一三七

一 我最尊敬體貼她們

以一個男士而寫關於女人的題目，似乎總覺有些不大「那個」，人們會想「內容莫不是譏諷罷？」「莫不是單戀罷？」彷彿女人的問題，只應該由女人來談似的。其實，我以為女人的問題，應該是由男人來談，因為男人在立場上，可以比較客觀，男人的態度，可以比較客氣。

在二萬萬零一個男人之中，我相信我是一個最尊敬體貼女性的男子。認得我的人，且多稱譽我是很女性的，因為我有女性種種的優點，如溫柔，忍耐，細心等等，這些我都覺得很榮幸。同時我是二萬萬零一個人之中，最不配談女人的，因為除了母親以外，我既無姊妹，又未娶妻。「我所認得的只是一些女同學，幾個女同事，以及朋友們的妻女姊妹，沒有什麼深切的了解與認識。但是因為既無姊妹又未娶妻的緣故，談到女人的時候就特別多。比如說有許多朋友的太太，總是半帶好意半開玩笑的說：「X先生，

你是將近四十歲的人，做着很好的事，又頗有點名氣，爲什麼還不娶個太太？」這時我總覺得很惶恐，只得呐呐的說：「還沒有碰到合式的人……。」於是那些太太們說：「您的條件怎麼樣？請略說一二，我們好替您物色物色。」這時我最窘了，這條件真不容易說出，要歸納你平日的許多標準，許多理想，除非上帝特意爲你創造這麼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年紀比我還輕，十年以前，就有二十六個擇偶的條件。到了十年之末，他只剩了一個條件——「只要是一個女人就行」。結果是一個女人也沒有得到。他死了，朋友替他寫傳記，中有很慘的四個字：「尙未娶妻」。上帝祝福他的靈魂！

我以爲男子要談條件，第一件事就得問問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條件。比如我們要求對方「容貌美麗」，就得先去照照鏡子，看看自己是不是一個漂亮的男子。我們要求對方「性情溫柔」，就得反躬自省，自己是否一個絕不暴躁而又講理的人。我們從辦公室裏回來，總希望家裏美觀清潔，飯菜甘香可口，孩子們安靜聽話，太太笑臉相迎，噓寒問暖。萬一上面的條件沒有具備，我們就會氣騰騰的把帽子一摔，棍子一扔，皺起眉

頭，一語不發。倘若孩子再圍上來，要糖要餅，太太再來和你談米又漲價，菜不好買，傭人鬧脾氣等等……你簡直就會頭痛，就會發狂，就會破口大罵。罵完，自己跑到一旁，越想越傷心起來——想到今天在辦公室裏所受的種種的氣，想到昨夜因為孩子哭鬧，沒有睡好，這一家穿的是誰，吃的是誰，你的太太竟不體恤你一點——可是你總根本沒有想到孩子沒有一個不淘氣，傭人沒有一個沒有問題，米也沒有一天不漲價的！你的溫柔的太太，整天整夜的在這煉獄中間，怕你不得好睡，辦事沒有精神，脾氣也會變壞，而她自己昨夜則於你矇矓之中，起來了七八次之多，既怕孩子挨罵，又怕你受委屈。孩子哭是因為肚子痛，肚子痛是因為劉媽給他生水喝。而劉媽則是沒有受過近代訓練的傭人，跟她怎樣說都不會記得。這年頭，連個幫工都不容易請，奉承她還來不及，那還敢說一個「換」字……她也許思前想後，一夜無眠，今早起來，她還得靠舊支撐。家長裏短的事，女人不管，誰來管呀？她一忙就累，一累就也有氣，滿心只想望你中午或晚上回來，凡事有你商量，有你安慰。倘若你回來了，看見她的愁眉，看見她的黑眼圈，你說一兩句安慰的話，她也許就把舊恨新愁，全付汪洋大海，否則她只有在你的面前或背

後，掉下一兩滴可憐無告的眼淚。你也許還覺得「女人，除了哭，還會什麼！……」

男子的條件中，有時還要對方具有經濟生產的能力，這個問題就更大了。我知道有許多職業婦女，在結婚之前，總要白轉千迴的考慮。倘若她或不幸而被戀愛征服，同時又對事業不忍放棄，那這兩股繩索就會把她絞死！我有一對朋友，是夫婦同在一個機關裏面辦事的（妻的地位似乎比丈夫還高）。每次我到他們家裏去拜訪，或是他們請我吃飯，假如一切順利，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就都興高采烈。假如飯生菜不熟，或小孩子喧嘩吵鬧，做丈夫的就會以責備的眼光看太太，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來看我們兩個，我只好以悲憫的眼光看天。我心裏真想同那做丈夫的說：「天哪，她不是和你一樣，一天坐八小時的辦公室麼？」——我不是說一天坐了八小時的辦公室，請客時就應當做生菜不熟，不過至少他們應當以抱歉的眼光對看，或且同以抱歉的眼光看我。至於把這責任完全推給太太的辦法，則連我這一個女性的男子，也看不過了。

談到職業婦女，在西洋的機器文明世界，兼主婦還不感到十分困難。在中國則一切須靠傭人。人比機器難弄得多，尤其是在散離流亡的抗戰時代。我看見過多少從前在沿

海口岸，摩登城市，養尊處優的婦女們，現在內地，都是荆釵布裙櫛風沐雨的工作，不論家裏或辦公室裏，都能弄得井井有條。對於這種女人，我只有五體投地。假如抗戰提高了中國的地位，提高了軍人，司機，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，則我以為提得最高的，還是我們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婦女。

話又說得遠了，我所要說的關於女人的話，還未說到十分之一。有一個朋友看到了這一段，以為像我這樣尊敬體貼女人的人，可以做個模範丈夫，必不難找個合式的太太。連我自己也納悶，這是怎麼說的呢？天曉得！

二 我的擇偶條件

新近搬了一次「家」，居然能從五個人合住的一間屋子，搬到一間臥室，一間書房，連客廳的房子裏來，雖然仍有一個「屋伴」，在重慶算是不容易的了。這兩間屋子，略加佈置，尙屬雅潔。窗明几淨，常有不少的朋友來陪我閑談；大家總覺得既有這麼雅潔的屋子，更應當有個太太了，於是談鋒又轉到了擇偶的條件。隨談隨寫，居然也有二十幾條，如下：

- 一 因爲我自己是在北方長大的南方人，所以我希望對方不是「北人南相」——此條可以商量。
- 二 因爲我是學文學的，所以希望對方至少能夠欣賞文藝。
- 三 因爲我是將近四十歲的人，所以希望對方不在二十五歲以下。
- 四 因爲我自己是個瘦子，所以希望對方不是一個胖子。

五 因爲我自己不搽潤面油，司丹康，所以希望對方也不濃施脂粉，厚抹口紅。
六 因爲我自己從未穿過西裝，所以希望對方也不穿着洋服——東方女子穿西服，十個有九個半難看！

七 因爲我有幾個外國朋友，所以希望對方懂得幾句外國語言。

八 因爲我自己好客，所以希望對方不是一個見了生人說不出話的女子。

九 因爲我很擇客，所以希望對方也不招致許多無聊的男女朋友，哼哼洋歌，嚼嚼瓜子，把橘子皮扔得滿地。

十 因爲我頗有潔癖，所以希望對方也相當的整齊清潔——至少不會翻亂我的書籍，弄髒我的衣冠。

十一 因爲我怕香花，所以希望對方不戴白玉蘭，不在屋子裏插些丁香、真珠梅之類。

十二 因爲我喜歡雅淡，所以希望對方不穿濃豔及顏色不調和的衣服，我總忘不了黃莘田先生的兩句詩：「顏色上伊身便好，帶些黯淡大家風。」

十三 我自己曾經享受過很舒服的衣食住行，而在抗戰時期內，絕口不提從前的幸福！我覺得流離痛苦是該受的。因此，我希望對方不是整大的歎氣着說：「從前在北平的時候呀，」——這仗打到什麼時候纔完呀，」——類的廢話。

十四 因為我喜歡旅行，所以希望對方也不以旅行爲苦。

十五 因為我喜歡海，所以我希望對方也愛泗水，不怕海風。

十六 因為我喜歡山居，所以希望對方不怕山居的寂寞。

十七 因為我喜聽京戲——雖然並不常去，所以希望對方不把國劇看得一錢不值。

十八 我喜歡看美人，無論是真人或圖畫，希望對方能夠諒解。我只是讚歎而已。

倘若她也和我一樣，也只愛「看」美男子，我決予以鼓勵。

十九 因為我自覺是個「每逢大事有靜氣」的漢子（看見或摸着纏把臭蟲時除外，但此不是大事），所以希望對方遇有小警小怕時，不作電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。

二十 我對於屋內的掛幅，選擇頗嚴，希望對方不在案側或牀頭，掛些低級趣味的裸體畫，或明星照片。

二十一 我很喜歡爐中的微火和燭光，以為在柔軟的光影中清談，是最愜心的事，希望對方也能欣賞，至少不至喜歡強烈直射的燈光。

二十二 我喜歡微醺的情境；在微醉後談話作文，都更覺有興緻。因此，我希望對方不反對人喝「一點」酒。但若甜酒——如雜果酒，喝到兩杯以上，白酒五杯以上，黃酒十杯以上，親愛的，請你阻止我！

二十三 因為我在北方長大，能吃大蒜，所以希望對方雖不與我同嗜，至少也不厭惡這種氣味。

二十四 因為我喜聽音樂，所以希望對方不在音樂會場內，高聲談笑或睡覺。

二十五 因為我喜歡生物，所以希望對方不反對我養狗或養鴿。

二十六

一個朋友把我叫住了。說：「你會笑你那位死去的朋友，提出了二十六個擇偶的條件，如今你竟快要打破他的記錄了。」我說我的條件實和他的不同，都是就我已有的本錢來討代價，並不會作過分的要求，縱不能拋玉引玉，也還是拋磚引磚，條件再多些諒

也無妨。而且我注意的只是嗜好與習慣上的小節，至於她的容貌性情以及經濟生產能力等等，我都可以隨遇而安，不加苛求的。另一個朋友說，「嗜好習慣太相同了，反無互相吸引之力，生活在一起沒有興趣。而且像你這樣的斤斤於小節，只有讓你自己再變成爲一個女人，來配你自己罷。」天哪，假如我真是個女人，恐怕早已結婚，而且是有兩三個孩子了！

三 我的母親

談到女人，第一個湧上我的心頭的，就是我的母親，因在我的生命中，她是第一個對我失望的女人。

在我以前，我有兩個哥哥，都是生下幾天就夭折的，算命的對她說：「太太，你的命裏是要先開花後結果的，最好能先生下一個姑娘，庇護以後的少爺。」因此，在她懷我的時候，她總希望是一個女兒。她喜歡頭生的是一個姑娘，會幫媽媽看顧弟妹，溫柔，體貼，分擔憂愁。不料生下我來，又是一個兒子。在合家歡騰之中，母親只是默然的躺在牀上。祖父同我的姑母說：「三嫂真怪，生個兒子還不高興！」

母親究竟是母親，她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愛我，只是常常念道：「你是兒子兼女兒的，你應當有女兒的好處纔行。」我生後二天，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。算命的還一口咬定這是女孩的命，歎息着說：「可惜是個女孩子，否則準作翰林。」母親也常常拿

我取笑說：「如今你是一個男子，就應當真作個翰林了。」幸而我是生在科舉久廢的新時代，否則，以我的才具而論，那有三元及第榮宗耀祖的把握呢？

在我底下，一連串的又來了三個弟弟，這使母親更加失望。然而這三個弟弟倒是個留住了。當她抱怨那個算命的的不靈的時候，我們總笑着說，我們是「無花果」，不必開花而即鬻鬻結實的。

母親對於我的第二個失望，就是我總不想娶親。直至去世時為止，她總認爲我的一切，都能使她滿意，所差的就是我竟沒有替她娶回一位，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婦。其實，關於這點，我更比她着急，只是時運不齊，沒有法子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我只有竭力鼓吹我的弟弟們先我而娶，替他們介紹「朋友」，造就機會。結果，我的二弟，在二十歲大學剛畢業時就結了婚。母親跟前，居然有了一個溫柔賢淑的媳婦，不久又看見了一個孫女的誕生，於是她纔相當滿足地離開了人世。

如今我的三個弟弟都已結過婚了，他們的小家庭生活，似乎都很快樂。我的三個弟婦，對於我這老兄，也都極其關切與恭敬。只有我的二弟婦常常笑着同我說：「大哥，

我們做了你的替死鬼，你看在這兵慌馬亂米珠薪桂的年頭，我們這五個女孩子怎麼辦？你要代替我們養一兩個纔行。」她憐惜的撫摩着那些黑如鴉羽的小頭。她那裏捨得給我養呢！那五個女孩子圍在我的膝頭，一齊擡首的時候，明豔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紅玫瑰。

母親死去整整十年了。去年父親又已逝世。我在各地飄泊，依然是個孤身漢子。弟弟們的家，就是我的家，那裏有歡笑，有溫情，有人照應我的起居飲食，有人給我縫衣服補襪子。我出去的時候，回來總在店裏買些糖果，因為我知道在那欄杆上，有幾個小頭伸着望我。去年我剛到重慶，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傷風，頭痛得七八天睜不開眼，把一切都忘了。一天早晨，航空公司給我送來一個包裹，是幾個小孩子寄來的，其中的小包裹是從各地方送到，在香港集中的。上面有一個卡片，寫着：「大伯伯，好些日子不見信了，聖誕節你也許忘了我們，但是我們沒有忘了你！」我的頭痛立刻好了，漆黑的牀前，似乎豎起了一棵燭光輝煌的聖誕樹！

回來再說我的母親罷。自然，天下的兒子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，認為他的母親乃是

世界上最好的母親。我則以爲我的母親，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中最好的一個。不但我如此想，我的許多朋友也如此說。她不但是我的母親，而且是我的知友。我有許多話不致同父親說的，敢同她說；不能對朋友提的，能對她提。她有現代的頭腦，穩靜公平的接受現代的一切。她熱烈的愛着「家」，以爲一個美好的家庭，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。她希望我早點娶親，目的就在願意看見我把自己的身心，早點安置在一個溫暖快樂的家庭裏面。然而，我的至愛的母親，我現在除了「尙未娶妻」之外，並沒有失却了「家」之一切！

我們的家，確是一個安靜溫暖而又快樂的家。父親喜歡栽花養狗；母親則整天除了治家之外，不是看書，就是做活，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。學伴們到了我們家裏，自然而然的就會低下聲來說話。然而她最鼓勵我們運動遊戲，外院裏總有秋千，槓子等等設備。我們學武術，學音樂（除了我以外，弟弟們都有很好的成就）。母親總是高高興興的，接待父親和我們的朋友。朋友們來了，玩得好，吃得好，總是歡喜滿足的回去。却也有人帶着眼淚回家，因爲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親，或是他的母親，同他不曾發生什

麼情感的關係。

我的父親是大家庭中的第三個兒子。他的兄弟姊妹很多，多半是不成材的；於是他們的子女的教養，就都堆在父親的肩上。對於這些，母親充分的幫了父親的忙，父親付與了一份的財力，母親貼上了全副的精神。我們家裏總有七八個孩子同住，放假的時候孩子就更多。母親以孱弱的身體，來應付支持這一切，無論多忙多亂，微笑沒有離開過她的嘴角。我永遠忘不了母親逝世的那晚，她的牀側，昏倒了我的一個身爲軍人的堂哥！

母親又有知人之明，看到了一個人，就能知道這人的性格。故對於父親和我們的朋友的選擇，她都有極大的幫助。她又有極高的鑑賞力，無論屋內的陳設，園亭的佈置，或是衣飾的顏色和式樣等，經她一調動，就顯得新異不俗。我記得有一位表妹，在赴茶會之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到了我們的家裏；母親把她渾身上下看了一遍，笑說：「一元，你打扮得太和別人一樣了。人家抹紅嘴唇，你也抹紅嘴唇，人家塗紅指甲，你也塗紅指甲，這豈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？你要懂得『萬朵紅蓮禮白蓮』的道理。」我

們都笑了，贊同母親的意見。表妹立刻在母親妝臺前洗淨鉛華，換了衣飾出去；後來聽說她是那晚茶會中，被人稱爲最漂亮的一個。

母親對於政治也極關心。三十年前，我的幾個舅舅，都是同盟會的會員，平常傳遞消息，收發信件，都由母親出名經手。我還記得在我八歲的時候，一個大雪夜裏，幫着母親把幾十本「天討」，一捲一捲的裝在肉鬆筒裏，又用紅紙條將筒口封了起來，寄了出去。不久收到各地的來信說：「肉鬆收到了，到底是家製的，美味無窮。」我說：「那些不是書麼？……」母親輕輕的捏了我一把，附在我的耳朵上說：「你不要說出去。」

辛亥革命時，我們正在上海，住在租界旅館裏。我的職務，就是天大清早在門口等報，母親看完了報就給我們講。她還將她所僅有的一點首飾，換成洋錢，捐款勞軍。我那時纔十歲，也將我所僅有的十塊壓歲錢捐了出去，是我自己走到申報館去交付的。那兩紙收條，我會珍重的藏着，抗戰起來以後不知丟在那裏了。

五四以後，她對新文化運動又感到了興趣。她看書看報，不讓時代把她去下。她不反

對自由戀愛，但也注重愛情的專一。我的一個女同學，同人「私奔」了，當她的母親走到我們家裏「垂涕而道」的時候，父親還很氣憤，母親却不做聲。客人去後，她說：「私奔也不要緊，本來儀式算不了什麼，只要他們始終如一就行。」

諸如此類，她的一言一動，成了她的兒子們的南針。她對我的弟弟們的擇偶，從不直接說什麼話，總說：「只要你們喜愛的，媽媽也就喜愛。」但是我們的性格品味已經造成了，媽媽不喜愛的，我們也決不會喜愛。

她已死去十年了。抗戰期間，母親若還健在，我不知道她將做些什麼事情，但我至少還能看見她那永遠微笑的面容，她那沈靜溫柔的態度，她將以捲「天討」的手，捲起她的每一個兒子的畏懼懦弱的心！

她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，至少母親對於我們解釋賢妻良母的時候，她以為賢妻良母，應該是丈夫和子女的匡護者。

關於婦女運動的各種標語，我都同意，只有看到或聽到「打倒賢妻良母」的口號時，我總覺得有點逆耳刺眼。當然，人們心目中「妻」與「母」是不同的，觀念亦因之

而異。我希望她們所要打倒的，是一些怯弱依賴的軟體動物，而不是像我的母親那樣的
女人。

四 我的教師

第二個女人，我永遠忘不掉的，是T女士，我的教師。

我從小住在偏僻的鄉村裏，沒有機會進小學，所以只在家塾裏讀書，國文讀得很多，歷史地理也還將就得過，吟詩作文都學會了，且還能寫一兩千字的文章。只是算術很落後，翻來覆去，只做到加減乘除，因為塾師自己的算學程度，也只到此為止。

十二歲到了北平，我居然考上了一個中學，因為考試的時候，校長只出一個「學然後知不足」的論說題目。這題目是我在家塾裏做過的，當時下筆千言，一揮而就，校長先生大為驚奇贊賞，一下子便讓我和中學一年生同班上課。上課兩星期以後，別的功課我都能應付裕如，作文還陸了一班，只是算術把我難壞了。中學的算術是從代數做起的，我的算學底子太壞，腳跟站不牢，昏頭眩腦，踏着雲霧似的上課，T女士便在這雲霧之中，飄進了我的生命來。她是我們的代數和歷史教員，那時也不過二十多歲罷。

「螻首蛾眉，畫如編貝」這八個字，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。她是北方人，皮膚很白嫩，身材很窈窕，又很容易紅臉，難為情或是生氣，就立刻連耳帶頸都紅了起來；我最怕的是她紅臉的時候。

同學中敬愛她的，當然不止我一人，因為她是我們的女教師中間最美麗，最和平，最善誘的一位。她的態度，嚴肅而又和藹，講述時簡單而又清晰。她善用譬喻；我們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，而連帶的牢記了原理。

第一個月考，我的歷史得九十九分，而代數却只得了六十二分，不及格！當我下堂自己躲在屋角流淚的時候，覺得有隻溫暖的手，撫着我的肩膀，擡頭却見T女士挾着課本，站在我的身旁。我趕緊擦了眼淚，站了起來。她溫和的問我道：「你為什麼哭？難道是我的分數打錯了？」我說：「不是的，我是氣我自己的數學底子太差。你出的十道題目，我只明白一半。」她就軟軟溫柔的坐下，仔細問我的過去。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後，她就懇切的對我說：「這不能怪你。你中間跳過了一大段！我看你還聰明，補習一定不難，以後你每天晚一點回家，我替你補習算術罷。」

這當然是她對我格外的愛護，因為算術不曾學過的，很有退班的可能；而且她很忙，每天勻出一個鐘頭給我，是額外的恩惠。我當時連忙答允，又再三的道謝。回家去同母親一說，母親尤其感激，又仔細的詢問T女士的一切，她覺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師。

從此我每天下課後，就到她的辦公室，補習一個鐘頭的算術，把高小三年的課本，在半年以內趕完了。T女士逢人便稱道我的神速聰明。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後，用功直到半夜，因着習題的煩難，我會流過許多焦急的眼淚，在淚眼模糊之中，燈影下往往湧現着T女士美麗慈和的臉，我就彷彿得了靈感似的，擦去眼淚，又趕緊往下做。那時我住在母親的套間裏，冬天的夜裏，燒熱了磚坑，點起一盞煤油燈，盤着兩腿坐在坑桌邊上，讀書習算。到了夜深，母親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蘆，或是賽梨的蘿蔔，來給我消夜。直到現在，每逢看見孩子做算術，我就會看見T女士的笑臉，脚下覺得熱烘烘的，嘴裏也充滿了蘿蔔的清甜氣味！

算術補習完畢，一切難題，迎刃而解，代數同幾何，我全是不費工夫的做着；我歲

了同學們崇拜的中心，有什麼難題，他們都來請教我。因着T女士的關係，我對於算學真是心神貫注，竟有幾個困難的習題，是在夜中苦想，夢裏做出來的。我補完算術以後，母親覺得對於T女士應有一點表示，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，買了一件很貴重的衣料，叫我送去。T女士却把禮物退了回來，她對我母親說：「我不是常替學生補習的，我不能要報酬。我因為覺得令郎別樣功課都很好，只有算學差些，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。他這樣的趕，沒有趕出毛病來，我已經是很高興的了。」母親不敢勉強她，只得作罷。有一天我在東安市場，碰見T女士也在那裏買東西。看見攤上掛着的挖空的紅蘿蔔裏面種着新麥秧，她不住的誇讚那東西的巧雅，顏色的鮮明，可是因為手裏東西太多，不能再拿，割愛了。等她走後，我不曾還價，趕緊買了一隻蘿蔔，挑在手裏回家。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隻紅蘿蔔，按着狂跳的心，到她辦公室去叩門。她正預備上課，開門看見了我和我的禮物，不覺嫣然的笑了，立刻接了過去，掛在燈上，一面說：「謝謝你，你真是細心。」我紅着臉出來，三步兩跳跑到課室裏，嘴裏不自覺的唱着歌，那一整天我頗覺得有些飄飄然之感。

因着補習算術，我和她對面坐的時候很多，我做着算題，她也低頭改卷子。在我擡頭凝思的時候，往往注意到她的如雲的頭髮，雪白的領子，很長的低垂的睫毛，和穿在她身上穩稱大方的灰布衫，青裙子，心裏漸漸生了說不出的敬慕和愛戀。在我偷看她的時候，有時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，出神的露着潤白的牙齒向我一笑，我就要紅起臉，低下頭，心裏亂半天，又喜歡，又難過，自己莫明其妙。

從校長到同學，沒有一個願意聽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。校長固不願意失去一位好同事，我們也不願意失去一位好教師，同時我們還有一種私意，以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男子，配作T女士的丈夫，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，那時總在十個以上，有的是我們的男教師，有的是校外的人士。我們對於T女士的遠求者，一律的取一種譏笑鄙夷的態度。對於男教師們，我們不敢怎麼樣，只在背地裏替他們起上種種的綽號：如「癩蝦蟆」，「雙料癩蝦蟆」之類。對於校外的人士，我們的膽子就大一些，看見他們坐在會客室裏，或是在校門口徘徊，我們總是大聲咳嗽，或是從他們背後投些很小的石子，他們回頭看時，我們就三五成羣的哄哄笑着，昂然走過。

T女士自己對於追求者的態度，總是很莊重很大方。對於討厭一點的人，就在他們的情書上，打紅叉子退了回去。對於不大討厭的，她也不取積極的態度，彷彿對於婚姻問題不感着興趣。她很孝，因為沒有弟兄，她便和她的父親守在一起，下課後常常看見她扶着老人，出來散步，白髮紅顏，相映如畫。

在這裏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實，雖然在當時並不可笑。那時我們在聖經班裏，正讀着「所羅門雅歌」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調，寫了些讚美T女士的句子，在英文練習簿的後面，一頁一頁的寫下疊起。積了有十幾篇，既不敢給人看，又不忍燬去。那時我們都用很厚的牛皮紙包書面，我便把這十幾篇尊貴的作品，摺存在兩層書皮之間。有一天被一位同學翻了出來，當衆誦讀，大家都以為我是對於隔壁女校的女生，發生了戀愛，大家哄笑。我又不便說出實話，只好漲紅着臉，趕過去搶來撕掉。從此連雅歌也不敢寫了，那年我是十五歲。

我從中學畢業的那一年，T女士也離開了那學校，到別地方作事去了；但我們仍常有見面的機會。每次看見我，她總有勉勵安慰的話，也常有些事要我幫忙，如翻譯些短

篇文字之類，我總是謹慎將事，寧可將大學裏功課擱後，不肯耽誤她的事情。

她做着很好的事業，很大的事業，至死未結婚。六年以前，以牙疾死於上海，追悼哀殮她的，有幾萬人。我是在從波士頓到紐約的火車上，得到了這個消息，車窗外飛掠過去的一大片的楓林秋葉，盡消失了豔紅的顏色，我忽然流下淚來，這是母親死後第一次的流淚。

五 叫我老頭子的弟婦

第三個女人，我要寫的，本是我的奶娘。剛要下筆，編輯先生忽然來了一封信，特煩我寫「我的弟婦」。這當然可以，只是我有三個弟婦，個個都好，叫我寫那一個呢？把每個人都寫一點吧，省得她們說我偏心！

我常對我的父親說：「別人家走的都是兒子的運，我們家走的却是兒媳婦的運，您看您這三位少奶奶，看着叫人心裏多麼痛快！」父親一面笑瞇瞇的看她們，一面說：「你爲什麼不也替我找一位痛快的少奶奶來呢？」於是我的弟弟和弟婦們都笑着看我。我說：「我也看不出我是那點兒不如他們，然而我混了這些年，竟混不着一位太太。」弟弟們就都得意的笑着說：「沒有梧桐樹，招不了鳳凰來。只因你不是一棵梧桐樹，所以你得不着一隻鳳凰！」這也許是事實，我只好忍氣吞聲的接受了他們的譏諷。那是廿六年六月。正值三弟新婚後到北平省親，人口齊全，他提議照一張合家歡的相片，却被

我嚴詞拒絕了。我不能看他們得意忘形的樣子，更不甘看相片上我自己旁邊沒有一個女人，這提議就此作罷。時至今日，我頗悔恨，因為不到一個月，蘆溝橋事變起，我們都星散了。父親死去，弟弟們天南地北，「海內風塵諸弟隔，天涯涕淚一身遙」是我常誦的句子，而他們的集合相片，我竟沒有一張！

我的二弟婦，原是我的表妹，我的舅舅的女兒，大排行第六，只比我的二弟小一個月。我看着他們長大，真是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。在他們的回憶裏，有許多甜蜜天真的故事，倘若他們肯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，一定可以寫一本很好的小說。我會向他們提議，他們笑說：「偏不告訴你，什麼話到你嘴裏，都改了樣，我們不能讓你編排！」

他們在七八歲上，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；定婚以後，舅母以為未婚男女應當避嫌，他們的蹤跡便疏遠了。然而我們同舅家隔院而居，早晚出入，總看得見，歲時節序，家宴席上，也不能避免。他們那種忍笑相視的神情，我都看在眼裏，我只背地裏同二弟取笑，從來不在大人面前提過一句，恐怕舅母又來干涉，太煞風景。

有一年，正是二弟在唐山讀書，六妹在天津上學，一個春天的早晨，我忽然接到

「男士先生親啓」的一封信，是二弟發的，趕緊拆來一看，裏面說：「大哥，我想和六妹通信，……已經去了三封信，但她未曾覆我，請你幫忙疏通一下，感謝不盡。」我笑了，這兩個十五歲的孩子，春天來到他們的心裏了！我拿着這封信，先去給母親看，母親只笑了一笑，沒說什麼。我知道最重要的關鍵還是舅母，於是我又去看舅母。寒暄以後，輕閑的提起，說二弟在校有時感到寂寞，難爲他小小的年紀，孤身在外，我們都常給他寫信，希望舅母和六妹也常和他通信，給他一點安慰和鼓勵。舅母遲疑了一下，正要說話，我連忙說：「母親已經同意了。這個年頭，不比從前，您若是願意他們小夫妻將來和好，現在應當讓他們多多交換意見，聯絡感情。他倆都是很懂事有分寸的孩子，一切有我來寫包票。」舅母思索了一會，笑着歎口氣說：「這是那兒來的事！也罷。橫豎一切有你做哥哥的負責。」我也不知道我負的是什麼責任，但這交涉總算辦得成功，我便一面報告了母親，一面分函他們兩個，說：「通信罷，一切障礙都掃除了，沒事別再來麻煩我！」

他們廿一歲的那年，我從國外回來，二弟已從大學裏畢業，做着很好的事，拉得—

手的好提琴，身材比我還高，翩翩年少，相形之下，我覺得自己真是老氣橫秋了。六妹也長大了許多，儼然是一個大姑娘了。在接風的家宴席上，她也和二弟同席，談笑自如。夜闌人散，父母和我親熱的談着，說到二弟和六妹的感情，日有進步，雖不像西洋情人之形影相隨，在相當的矜持之下，他們是互相體貼，互相勉勵；母親有病的時候，六妹是常在我們家裏，和弟弟們一同侍奉湯藥，也能替母親料理一點家事。談到這裏，母親就說：「真的，你自己的終身大事怎樣了？今年臘月是你父親的六十大壽，我總希望你能帶一個媳婦回來，替我做做主人。如今你一點動靜都沒有，二弟明夏又要出國，三弟四弟還小，我幾時才做得上婆婆？」我默然一會，笑着說：「這種事情着急不來。您要個婆婆却容易；二弟儘可於結婚之後再出國。剛才我看見六妹在這裏的情形，儼然是個很能幹的小主婦，照說廿一歲也不算小了，這事還得我同舅母去說。」母親彷彿沒有想到似的，回頭笑對父親說：「這倒也是一個辦法。」

第二天同二弟提起，他笑着沒有異議。過幾天同舅母提起，舅母說：「我倒是無所謂，不過六妹還有一年才能畢業大學，你問她自己願意不願意。」我笑着去找六妹。她

正在廊下織活，看見我走來，便拉一張凳子，讓我坐下。我說：「六妹，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請你務必幫一下忙。」她睜着大眼看着我。我說：「今年父親大壽的日子，母親要一個人幫她作主人，她要我結婚，你說我應當不應當聽話？」她高興得站了起來，「你？結婚？這事當然應當聽話。幾時結婚？對方是誰？要我幫什麼忙？」我笑說：「大前提已經定了，你自己說的，『這事當然應當聽話』。我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纔可以結婚，因為我還沒有對象。我已把這責任推在二弟身上了，我請你幫他的忙。」她猛然明白了過來，紅着臉回頭就走，嘴裏說：「你總是愛開玩笑！」我攔住了她，正色說：「我不是同你開玩笑，這事母親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，只等候你的意見。」她站住了，也嚴肅了起來，說：「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國麼？」我說：「這事我們也討論過，正因為他要出國，我又不能常在家，而母親身邊又必須有一個得力的人，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。」她低頭思索了一會，臉上漸有笑容。我知道這個交涉又辦成功了，便說：「好了，一切由我去備辦，你只預備作新娘子罷！」她啐了一口，跑進屋去。舅母却走了出來，笑說：「你這大伯子老沒正經——不過只有三四個月的工夫了，我們這些人老了，

沒有用，一切都拜託你了。」

父親生日的那天，早晨下了一場大雪，我從西郊趕進城來。當天，他們在歐美同學會舉行婚禮，新娘明艷得如同中秋的月！吃完喜酒，鬧哄哄的回到家裏來，擺上壽筵。拜完壽，前輩客人散了大半，只有二弟一班朋友，一定要鬧新房，父母親不好攔阻，三弟四弟樂得看熱鬧，大家一闖而進。我有點乏了，自己回東屋去吸煙休息。我那三間屋子是週末養靜之所，收拾得相當整齊，一色的籐牀竹椅，花架上供養着兩盆臘梅，書案上還有水仙，掀起簾來，煖香撲面。我坐了一會，翻起書本來看，正神往於萬里外舊遊之地，猛擡頭看鐘，已到十二時半，南屋新房裏還是人聲鼎沸。我走進去一看，原來新房正鬧到最熱烈的階段，他們請新娘做的事情，新娘都一一遵從了，而他們還不滿意，最後還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，表示逐客的意思，大家纔肯散去。新娘大概是乏了，也許是生氣了，只是繃着臉不肯笑，兩下裏僵着，二弟也不好說什麼，只是沒注意的笑着四顧。我趕緊找枝鉛筆，寫了個紙條，叫伴娘偷偷的送了過去，上面是：「六妹，請你笑一笑，讓這羣小土匪下了臺，我把他們趕到我屋裏去！」忙亂中新娘看了紙條，在人叢

中向我點頭一笑，大家哄笑了起來，認爲滿意。我就趁勢把他們都讓到我的書室裏。那夜，我的書室是空前的凌亂，這羣「小土匪」在那裏喝酒，唱歌，吃東西，打紙牌，直到天明。

不到幾天，新娘子就喧賓奪主，事無鉅細，都接收了過去，母親高高在上，無爲而治，臉上常充滿着「做婆婆」的笑容。我每週夫從西郊回來，做客似的，受盡了小主婦的招待。她生活在我們中間，彷彿是從開天闢地就在我們家裏似的，那種自然，那種合適。第二年夏天，二弟出國，我和三四弟教書的教書，讀書的讀書，都不能常在左右，只有她是父母親朝夕的慰安。

十幾年過去了，她如今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，不過對於「大哥」，她還喜歡開點玩笑，例如：她近來不叫我「大哥」，而叫我「老頭子」了！

六 請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婦

三弟和我很有點相像，長的相像，性情也相像，我們最談得來。我在北平西郊某大學教書的時候，他正在那裏讀書，課餘，我們常常同到野外去散步談心。他對於女人的興趣，也像我似的，適可而止，很少作進一步的打算。所以直到他大學畢業，出了國，又回來在工廠裏做事，還沒有一個情人。

六年以前，我第二次出國，道經南京，小駐一星期，三弟天天從隔江工廠裏過來陪我遊玩。有一個星期日，一位外國朋友自駕汽車，帶我們去看大石碑，並在那裏野餐。原定是下午四點回來，汽車中途拋了錨，直到六點纔進得城門。三弟在車上就非常煩躁不安，到了我的住處，他匆匆的洗了澡，換了一身很漂亮的西裝，匆匆的又出去。我那時正忙，也不會追問。直到第二年的春天，我在巴黎，忽然得他一封信，說：「大哥，告訴你一件事，我已經訂了婚，不久要結婚了。……記得我們去年逛大石碑的一天罷，

就在那夜，我和她初次會面。……我們準備六月中旬結婚，婚後就北上。你若是在六月底從西伯利亞回來，我們可在北平車站接你。……巴黎如何？有好消息否？好了，北平見！」我仔細的看了他信中附來的兩人合照的相片，匆匆的寫了一張卡片，說：「我妬羨你，居然也有了心靈的歸宿！巴黎寂寞得很，和北平一樣，還是你替我想法子罷。」我又匆匆的披上大衣，直走到一家大百貨商店，買了一套銀器，將卡片放在匣裏，寄回南京去。

在北平車站上，家人叢中，看見了我的三弟婦，極其親熱的和我握手，彷彿是很熟的朋友，她和我並肩走着。回頭看見大家的笑容，三弟尤其高興，我緊緊的捏着他的手，低聲說：「有你的！」

他們先在城裏請過了客，便到西郊來休息。我們那座樓上，住的都是單身的男教授，「女賓止步」；我便介紹他們到我的朋友×家裏去住。×夫婦到牯嶺避暑去了，那房子空着，和我們相隔只一箭之遙。他們天天走過來吃飯，飯後我便送他們到西山去

玩。三弟婦常說：「大哥，你和我們一起去罷。」我搖頭說：「這些都是我玩膩了的地方，怪熱的，我不想去。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傻子！」三弟就笑說：「別理他，他越老越怪。我們自己走罷！」

逛夠了西山，三弟就常常說他肚子不好，拒絕一切的應酬，天曉得他是真病假病——我只好以病人待他，每日三餐，叫廚子烤點麵包，煮點稀飯，送了過去。他總是在客廳沙發上，聽三弟婦彈琴。我沒事時也過去坐坐，冷眼看他們兩個，倒是合適得很，都很穩靜，很純潔，喜歡談理想，談宗教，以為世界上確有絕對的真，善，美。雖然也有新婚時代之愛嬌與佻倚，而言談舉止之間，總是莊肅的時候居多，我覺得很喜歡他們。

有一次，三弟婦談起他們的新家庭，一切的設備，都儘量的用國貨，因而談到北平仁立公司的國貨地毯，她認為材料很好，花樣也頗精緻，那時我有的是錢，便說要去買一兩張送給他們。我們定好了日子，一同去挑選。他們先進城去陪父親，我過一兩天再去。我還記得，那是蘆溝橋事變之前一天，我一早進城去，到了家裏，看見一切亂烘烘

的，二弟和二弟婦正幫忙這一對新夫婦收拾行李，小孩子們拉着新娘子的衣服，父親捧着水煙袋，愁眉不展的。原來正陽門車站站長——是我們的親戚——早上打電話來，說外面風聲不穩，平浦路隨時有切斷的可能，勸他們兩個趕緊走，並且已代定了房間。我楞了一會，便說：「有機會走還是先走好，你的事情在南京，不便長在北方逗留，明年再來玩罷。」我立刻叫了一部汽車，送他們到車站，我把預備買地毯的一捲鈔票，塞在三弟婦的皮包裏，看着他們擠上了火車，火車又蠕蠕的離開了車站，心裏如同做了一場亂夢。

他們到了南京，在工廠的防空洞裏，過了新婚後的幾個月。此後又隨軍撤退，溯江而上，兩個人只帶一隻小皮箱。我送給他們的一套銀器，也隨首都淪陷了，地毯幸虧未買！而每封他們給我的信，總是很穩定，很滿足，很樂觀，種種的辛苦和流離，都以談諧的筆意出之。友人來信，提到三弟和他的太太在內地的生活，都說看不出三弟婦那麼一個嬌女兒，竟會那樣的勞作。他們在工廠旁邊租到一間草房，這一間草房包括了一切的居室。炎暑的天氣中，三弟婦在斗室裏煮飯洗衣服，汗流如雨，嘴裏還能唱歌。

大家勸她省點力氣，不必唱了，她笑說：「多出一點氣，可以少出一點汗。」這纔是偉大的中華兒女的精神，我向她脫帽！

他們新近得了一個兒子，我寫信去道賀，並且說：「你們這個孩子應當過繼給我，我是長兄！」他們回信說：「別妄想了，你要兒子，自己去想法子罷！」他們以爲自己就沒有法子了好，「走着瞧」罷！

七 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

提到四弟和四弟婦，真使我又心疼，又頭痛。這一對孩子給我不少的麻煩，也給我最大的快樂。四弟是我們四個兄弟中最神經質的一個，善懷，多感，急躁，好動。因為他最小，便養得很任性，很嬌慣。雖然如此，他對於父母和哥哥的話總是聽從的，對我更是無話不說。我教書的時候，他還是在中學。他喜歡養生物，如金魚，鴿子，蟋蟀之類，每種必要養滿一百零八隻，給它們取上梁山泊好漢的綽號。例如他的兩隻最好勇鬥狠的蟋蟀，養在最講究的瓦罐裏的，便是「豹子頭林冲」和「行者武松」。他料到父親不肯多給他錢買生物的時候，便來跟我要錢；定要磨到我答允了為止。

他的戀愛的對象是H，我們這親家裏的一個小姑娘。他們是同日生的，她只小四弟一歲。那幾年我們住在上海，我和三弟四弟，每逢年暑假必回家省親。H的家也在上海，她的父親認為北平的中學比上海的好，就託我送她入北平的女子中學，年暑假必結

伴同行。我們都喜歡海行，又都不暈船，在船上早晚都在艙面散步，遊戲。四弟就在那時同她熟識了起來。我只覺得他們很和氣，決不想到別的。

過了半年，四弟忽然沈默起來，說話總帶一點憂悒，功課上也不用心。他的教師多半是我的同學，有的便來告訴我說：「你們老四近來糊塗的很，莫不是有病罷？」我得這消息，便特地跑進城去，到他校裏，發見他沒有去上課，躺在宿舍牀上，哼哼唧唧的念「花間集」。問他怎麼了，他說是頭痛。看他的確是瘦了，又說不出病源。我以為是營養不足，便給他買一點魚肝油，和罐頭牛奶之類，叫他按時服用，自己又很憂慮的回來。

不久就是春假了，我約三四弟和H同遊玉泉山。我發現四弟和H中間彷彿有點「什麼」，笑得那麼羞澀，談話也不自然。例如上臺階的時候，若是我或三弟攙H，她就很客氣的道謝；四弟攙她的時候，她必定臉紅，有時竟擰開手。坐在泉邊吃茶閒談的時候，我和三弟問起四弟的身體，四弟歎息着說些悲觀的話，而且常常偷眼看H。H却紅着臉，望着別處，彷彿沒有聽見似的。這與她平常活潑客氣的態度大不相同，我心裏

就明白了一大半。從玉泉山回來，送H走後，我便細細的盤問四弟，他始而吞吐支吾，繼而坦白的承認他在熱愛着H，求我幫忙。我正色的對他說：「戀愛不是一件遊戲，你年紀太小，還不懂得什麼叫做戀愛。再說，H是個極高尚極要強的姑娘，你因着愛她，而致荒廢學業，不圖上進，這真是緣木求魚，毫無用處！」四弟默然，晚風中我送他回校，路上我們都不大說話。

四弟功課略有進步，而身體却更壞了。我忽然想起叫他停學一年，一來叫他離H遠點，可有時間思索；二來他在母親身旁，可以休息得好。因此便寫一封長信報告父母，只說老四身體不大好，送他回去休息一年，一面匆匆的把他送走。

暑假回家去，看他果然壯健了一些。有一天，母親背地和我說：「老四和H彷彿很好，這些日子常常通信。」這却有點出我意外，我總以為他是在單戀着！於是我便把過去一切都對母親說了，母親很高興，說：「H是我們親戚中最好的姑娘，她能看上老四，是老四的福氣。」我說：「老四也得自己爭氣纔行，否則豈不辱沒了人家的姑娘！」母親佛然說：「我們老四也沒有什麼太不好處！」我也只好笑了一笑。

那時英國利物浦一個海上學校，正招航海學生，父親可以保送一名，回家來在飯桌上偶然談起，四弟非常興奮，便要想去。父親說：「航海課程難得很，工作也極辛苦，去年送去三個學生，有兩個跑了回來，我不是捨不得你去，是怕你吃不了苦，中途輟學，丟我的臉。」母親也沒有言語。飯後四弟拉着三弟到我屋裏來，要我替他向父親請求，准他到英國去。我說：「父親說的很明白，不是捨不得你。我擔保替你去說，你也得擔保不中途輟學。」四弟很難過的說：「只要你們大家都信任我，同時H也不當我作一個頹廢的人，我就有這一股勇氣。我和你們本是同父一母生的，我相信我若努力；也決不會太落後！」我看他說得堅決可憐，便和三弟商量，一面在父親面前替他說項，一面找個機會和H談話，說：「四弟要出國去了，他年紀小，工作煩難，據說他驚下這一股橫勁，爲的是你。假如你能愛他，就請予以鼓勵，假如你沒有愛他的可能，請你明白告訴他，好讓他死心離去。」H紅着臉沒有回答，我也不便追問，只好算了。然而四弟是很高興，很有勇氣地走的，我相信他已得了鼓勵了。

愛情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，四弟到了船上，竟變了一個人，刻苦，耐勞，活潑，勇

敢。他的學伴，除了英國人之外，還有北歐的挪威，丹麥等國的孩子，個個都是魁梧標悍，粗魯爽直，他在這羣頑童中間混了五年，走遍了世界上的海口，歷盡了海上的風波。五年之末，他帶着滿面的風塵，滿身的筋骨，滿心的喜樂，和一張榮譽畢業證書回來。

這幾年，H也入了大學，作了我的學生，見面的機會很多。我常常暗地誇獎四弟的眼光不錯，他挑戀愛的對手，也和他平時挑衣食住行的對象一樣，那麼高貴精緻。H是我眼中所看到的最好的小姑娘，穩靜大方，溫柔活潑，在校裏家中，都做了她周圍人們愛慕的對象，這一點是母親認為萬分滿意的。五年分別之中，她和四弟也有過幾次吵架，幾次誤會，每次出了事故，四弟必立刻飛函給我，托我解圍。我也不便十分勸說，常常只取中立嚴正的態度。情人的吵架是不會長久的，撒過了嬌，流過了眼淚，旁人還在着急的時候，他們自己却早已是沒事人了。經過了幾次風波，我也學了乖，無論情勢如何緊張，我總不放在心上。只有一次，H有大半年不回四弟的信，我問她也問不出理由，同時每星期得到四弟的萬言書，貼着種種不同的郵票，走遍天涯給我寫些人生無味

的話，似乎有投海的趨勢，那時我倒有點恐慌！

四弟回國來，到北平家裏不到一個鐘頭，就到西郊來找我，在我那裏又不到一個鐘頭，就到女生宿舍去找H，從此這一對小情人，常常在我客廳裏談話。在四弟到上海去就事的前一天，我們三個人從城裏坐小汽車回來，剛到城外，汽車拋了錨，在司機下車修理機件之頃，他們忽然一個人拉着我的一隻手，告訴我，他們已經訂婚了。這似乎是必然的事，然而我當時也有無限的歡悅。

第二年暑假，H畢業於研究院，四弟北上道賀，就在北平結婚。三弟剛從美國回來，正趕上做了伴郎。他們在父親那裏住了幾天，就又回到上海去。我同三弟到車站送行，看火車開出多遠，他們還在車窗裏揮手。出了車站，我們信步行來，進入中原公司小吃部，脫帽坐下，茶房過來，笑問：「兩位先生要冰淇淋罷？」我似乎覺得很涼快，就說：「來兩碗熱湯麵罷。」吃完了麵，我們又到歐美同學會，赴表妹元元訂婚的跳舞茶會。在三弟同許多漂亮女郎跳舞的時候，我却走到圖書室，拿起一張信紙來，給這一對新夫婦寫了一封信，我說：「阿H同四弟，你們走後，老三和我感到無限的寂寞，心

裏一涼，天氣也不熱了。我們是道地中國人，在中原小吃部沒吃冰淇淋，却吃了兩碗熱湯麵！」

五六年來，他們小巧精緻的家，做了我的行宮，南下北上，或是夏天避暑，總在他們那裏小駐。白天各人做各人的事，晚上常是點起蠟燭來聽無線電音樂。有時他們也在燭影中撒嬌打架，向大哥訴苦，更有時在餐館屋頂花園，介紹些年輕女友，來同大哥認識。這些事也很有趣，在我冷靜嚴肅的生活之中，是個很溫柔的變換。

上星期又得他們一封信說：「我們的船全被英國政府徵用了，從此不能開着小砲，追擊日本的走私船隻，如何可惜！但是，老頭子，我們也許要調到重慶來，你頭痛不頭痛？」

我眞的頭痛了，但這頭痛不是急出來的！

八 我的奶娘

我的奶娘也是我常常懷念的一個女人，一想到她，我童年時代最親切的瑣事，都活躍到眼前來了。

奶娘是我們故鄉的鄉下人，大腳，圓臉，一對笑眼（一笑眼請便閉成兩道縫），皮膚黢黑，鼻子很扁。記得我小的時候很胖，人家說我長的像奶娘，我已覺得那不是句恭維的話。母親生我之後，病了一場，沒有乳水，祖父很着急的四處尋找奶媽，試了幾個，都不合式，最後她來了，據說是和她的婆婆嘔氣出來的，她新死了一個三個月的女兒，乳汁很好。祖父說我一到她的懷裏就笑，吃了奶便安穩睡着。祖父很歡喜說：「胡嫂，你住下罷，榮官和你有緣。」她也就很高興的住下了。

世上叫我「榮官」的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我的祖父，一個便是我的奶娘。我總記得她說：「榮官呀，你要好好讀書，大了中舉人，中進士，作大官，掙大錢，娶個好媳

婦，兒孫滿堂，那時你別忘了你是吃了誰的奶長大的！」她說這話的時候，我總是在玩着，覺得她粗糙的手，摸在我脖子上，怪解癢的，她一雙笑眼看着我，我便滿口答應了。如今回想，除了我還沒有忘記「是吃了誰的奶長大的」之外，既未作大官，又未掙大錢；至於「娶個好媳婦」這一段，更恐怕是下輩子的事了！

我們一家人，除了傭人之外，都歡喜她，祖父因為寵我，更是寵她。奶娘一定要吃好的，爲的是使乳水充足；要穿新的，爲的是要乾淨。父親不常回來，回來時看見我肥胖有趣，也覺得這奶媽不錯。母親對誰都好，對她更是格外的寬厚。奶娘常和我說：「你媽媽是個菩薩，做好人沒有錯處，修了個好丈夫，好兒子。就是一樣，這班下人都讓她慣壞了，個個作惡營私，這些沒良心的人，老天爺總有一天睜開眼！」

那時我母親主持一個大家庭，上下有三十多口，奶娘既以半主自居，又非常的愛護我母親，便成了一般婢僕所憎恨的人。她常常拿着秤，到廚房裏去稱廚師父買的菜和肉，夜裏拍我睡了以後，就出去巡視燈火，察看門戶。母親常常婉告她說：「你只看管榮官好了，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，何苦來叫人家討厭你。」她起先也只笑笑，說多了

就發急。記得有一次，她哭了，說：「這些還不是都爲你！你是一位菩薩，連高聲說話都沒說過，眼看這一場家私都讓人搬空了，我看不過，才來幫你一點忙，你還怪我。」她一邊數落，一邊擦眼淚。母親反而笑了，不說什麼。父親忍着笑，正色說：「我們知道你是好心，不過你和太太說話，不必這樣發急，『你』呀『我』的，沒了規矩！」我只以爲她是同我母親拌嘴，便在後面使勁的搥她的腿，她回頭看看，一把拉起我來，背着就走。

說也奇怪，我的抗日思想，還是我的奶娘給培養起來的。大約是在八九歲的時候，有一位堂哥哥帶我出去逛街，看見一家日本的御料理，他說要請我吃「雞素燒」，我欣然答應。脫鞋進門，地板光滑，我們兩人拉着手溜走，我已是很高興。等到吃飯的時候，我和堂哥對跪在矮几的兩邊，上下首跪着兩個日本侍女，擦着滿臉滿脖子的怪粉，梳着高高的髻，油香逼人。她們手忙腳亂，燒雞調味，殷勤勸進，還不住的和我們說笑。吃完飯回來，我覺得印象很深，一進門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的奶娘。她素來是愛聽我的遊玩報告的，這次却睜大了眼睛，沈着臉，說：「你哥哥就不是好人，單拉你

往那些地方跑！下次再去，我就告訴你的父親打你！」我嚇得不敢再說。過了許多日子，偶然同母親提起，母親倒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，還向奶娘解釋，說：「侄少爺不是一個荒唐人，他帶榮官去的地方是日本飯館子；日本的規矩，是侍女和客人坐在一起。」「奶娘扭過頭去說：「這班不要臉的東西！太太，您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，那裏知道這些事呀！告訴您聽罷，東洋人就沒有一個好的：開館子的，開洋行的，賣仁丹的，沒有一個安着好心，連他們的領事都是他們一夥，而且就是賊頭。他們的飯館侍女，就是娼子，客人去吃一次，下次還要去。洋行裏賣胃藥，一吃就上癮。賣仁丹的，就是眼線，往常到我們村裏，一次，兩次，三次，頭一次畫下了圖，第二次再來察看，第三次就豎起了仁丹的大板牌子。他們畫圖的時候，有人在後面偷偷看過，那地方有樹，那地方有井……都記得清清楚楚。您記着我的話，將來我們這裏，要沒有東洋人造反，您怎樣罰我都行！」父親在旁邊聽着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她這話有道理，我們將來一定還要吃日本人的虧。」「奶娘因為父親贊成她，更加高興了，說：「是不是？老爺也知道，不但東洋人，連臺灣人也沒有一個好的，狗仗人勢，就會欺負中國人！我們那幾

敵地，那一間雜貨鋪，還不是讓臺灣人強佔去的？到東洋領事那裏打了一場官司，我們孩子的爸爸回來就氣死了，臨死還叫了一夜：「打死臺灣人，打死東洋鬼。」您看，若不是……我還不至於……」，她興奮得臉也紅了，嘴唇哆嗦着，眼裏也充滿了淚光。母親眼眶也紅了。父親站了起來，說：「榮官，你帶奶娘回屋歇一歇罷。」我那時只覺得又憤激又抱愧，聽見父親的話，連忙拉她回到屋裏。這一段話，從來沒聽見她說過，等她安靜下來，我又問她一番。她歎口氣撫摩着我說：「你看我的命多苦，只生了一個女兒，還長不大。只因我沒有兒子，我的婆婆整天哭她的兒子，還詛咒我，說她兒子的仇，一輩子沒人報了。我一賭氣，便出來當奶娘。我想奶一個大人家的少爺，將來像薛仁貴似的跨海征東，堵了我婆婆的嘴，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氣。你大了……」。

我趕緊摟着她的脖子說：「你放心，我大了一定去跨海征東，打死臺灣人，打死東洋鬼！」眼淚滾下了她的笑臉，她也緊緊的摟着我，輕輕的搖晃着，說：「這纔是我的好寶貝！」

從此我恨了日本人，每次奶娘帶我到街上去，遇見日本人，或經過日本人的鋪子

我們互攙着的手，都不由的捏緊了起來。我從來不肯買日本玩具，也不肯接受日貨的禮物。朋友們送給我的日俄戰爭圖畫，我把上面的日本旗幟，都用小刀刺穿。稍大以後，我很用心的讀日本地理，看東洋地圖，因為我知道奶娘所厚望於我的，除了「作大官，掙大錢，娶個好媳婦」以外，還有「跨海征東」這一件事。

我的奶娘，有氣喘的病，不服北方的水土，所以我們搬到北平的時候，她沒有跟去。不過從祖父的信裏，常常聽到她的消息，她常來看祖父，也有時在祖父那裏做些短工。她自己也常常請人寫信來，每信都問榮官功課如何，定婚了沒有。也問北方的用人勸謹否。又勸找母親馭下要恩威並濟，不要太容縱了他們。母親常常對我笑說：「你奶娘到如今還管着我，比你祖父還仔細。」

母親按月寄錢給她零用，到了我經濟獨立以後，便由我來供給她。我們在家裏，常常要想到她，提到她，尤其是在國難期間，她的恨聲和眼淚，總懸在我的眼前。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五四那年，學生遊行示威的時候，同學們在高呼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，我却心裏在喊「打死東洋鬼」。彷彿我的奶娘在牽着我的手，和我一同走，和我

一同喊似的。

抗戰的前兩年，我有一個學生到故鄉去做調查工作，我託他帶一筆款子送給我的奶娘，並託他去訪問，替她照一張相片。學生回來時，帶來一封書信，一張相片，和一隻九成金的戒指。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，那一雙老眼却還是笑成兩道縫。信上是一些不滿意於我的話，她覺得弟弟們都結婚了，而我將近四十歲還是單身，不是一個孝順的長子。因此她寄來一隻戒指，是預備送給我將來的太太的。這隻戒指和一隻母親送給我的手錶，是我僅有的貴重物品，我有時也帶上它，希望可以做一個「娶媳婦」的靈感！

抗戰後，死生流轉，奶娘的消息便隔絕了。也許是已死了罷，我輾轉都得不到一點信息。我的故鄉在兩月以前淪陷了，聽說焚殺得很慘，不知那許多犧牲者之中，有沒有我那良善的奶娘？我倒希望她在故鄉淪陷以前死去。否則她沒有看得見她的榮官「跨海征東」，却趕上了「東洋人造反」，我不能想像我的親愛的奶娘那種深悲狂怒的神情……

安息罷，這良善的靈魂。抗戰已進入了勝利階段，能執干戈的中華民族的青年，都是你的兒子，跨海征東之期，不在遠了！

九 我的同班

L女士是我們全班男女同學所最敬愛的一個人。大家都稱呼她「L大姐」。我們男同學不大好意思打聽女同學的歲數，惟據推測，她不會比我們大到多少。但她從不打扮，梳着高高的頭，穿着黯淡不入時的衣服，稱呼我們的時候，總是連名帶姓，以不客氣的，親熱的，大姐姐的態度出之。我們也就不約而同，心誠悅服的叫她大姐了。

L女士是閩南人，皮膚很黑，眼睛很大，說話作事，敏捷了當。在同學中間，疏通調停，排難解紛，無論是什麼集會，什麼娛樂，只要是L大姐登高一呼，大家都是擁護響應的。她的好處是態度坦白，判斷公允，沒有一般女同學的羞怯和隱藏。你可和她辯論，甚至吵架，只要你的理長，她是沒有不認輸的。同時她對女同學也並不偏袒，她認為偏袒女生，就是重男輕女；女子也是人，為什麼要人家特別容讓呢？我們的校長有一次說她「有和男人一樣的思路」，我們都以為這是對她最高的獎辭。她一連做了三年的

班長，在我們中間，沒有男女之分，黨派之別，大家都在「擁護領袖」的旗幟之下，過了三年醫預科的忙碌而快樂的生活。

在醫預科的末一年，有一天，我們的班導師忽然叫我去見他。在辦公室裏，他很客氣的叫我坐下，婉轉的對我說，校醫發現我的肺部有些毛病，學醫於我不宜，勸我轉系。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！我要學醫，是十歲以前就決定的。因我的母親多病，服中醫的藥不大見效，西醫診病的時候，總要聽聽心部肺部，母親又不願意，因此，我就立下志願要學醫，學成了好替我的母親醫病。在醫預科三年，成績還不算壞，眼看將要升入本科了，如今竟然功虧一簣！從班導師的辦公室裏走出來的時候，我幾乎是連路都走不動了。

午後這一堂是生理學實驗。我只呆坐在桌邊，看着對面的L大姐捲着袖子，低着頭，按着一隻死貓，在解剖神經，那刀子下得又利又快！其餘的同學也都忙着，沒有人注意到我。我輕輕的叫了一聲，L大姐便擡起頭來，我說：「L大姐，我不能同你們在一起了，導師不讓我繼續學醫，因為校醫說我肺有毛病……。」L大姐愕然，刀也放

下了，說：「不是肺癆罷？」我搖頭說：「不是，據說是肺氣枝漲大……無論如何，我要轉系了，你看！」L大姐沈默了一會，便走過來安慰我說：「可惜的很，像你這麼一個溫和細心的人，將來一定可以做個很好的醫生，不過假如你自己身體不好，學醫不但要耽誤自己，也要耽誤別人。同時我相信你若改學別科，也會有成就的。人生的路綫，曲折得很，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？」

下了課，這消息便傳遍了，同班們都來向我表示惋惜，也加以勸慰，L大姐却很實際的替我決定要轉那一個系。她說：「你轉大學本科，只剩一年了，學分都不大夠，恐怕還是文學系容易些。」她趕緊又加上一句，「你素來對文學就極感興趣，我常常覺得你學醫是太可惜了。」

我聽了大姐的話，轉入了文學系。從前拿來消遣的東西，現在却當功課讀了。正是「歪打正着」，我對於文學，起了更大的興趣，不但讀，而且寫。讀寫之餘，在傍晚的時候，我仍常常跑到他們的實驗室裏去閒談，聽L大姐發號施令，商量他們畢業的事情。

大姐常常殷勤的查問我的功課，又索讀我的作品。她對我的作品，總是十分欣賞，鼓勵我要多讀多寫。在她的指導鼓勵之下，我漸漸的消滅了被逼改行的傷心，而增加了寫作的勇氣。至今回想，當時若沒有大姐的勉勵和勸導，恐怕在那轉變的關鍵之中，我要做了一個頹廢而不振作的人罷！

在我教書的時候，L大姐已是一個很有名的產科醫生了。在醫院裏，和在學校裏一樣，她仍是保持着領袖的地位，作一班大夫和護士們敬愛的中心。在那個大醫院裏，我的同學很多，我每次進城去，必到那裏走走，看他們個個穿着白衣，掛着聽胸器，在那整潔的甬道裏，忙忙的走來走去。聞着一股清爽的藥香，我心中常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，如同一個受傷退伍的兵士，裹着繃帶，坐在山頭，看他的伙伴們在廣場上操練一樣，也許是羨慕，也許是傷心，雖然我對於我的職業，仍是抱着與時俱增的興趣。

同學們常常留我在醫院裏吃飯，在他們的休息室裏吸煙閒談，也告訴我許多疑難的病症。一個研究精神病的同學，還告訴我許多關於精神病的故事。L大姐常常笑說：

「×××，這都是你寫作的材料，快好好的記下罷！」

抗戰前一個多月，我從歐洲回來，正趕上校友返校日。那天晚上，我們的同級有個聯歡大會，真是濟濟多士！十餘年中，我們一百多個同級，差不多個個名成業就，兒女成行（當然我是一個例外！），大家攜眷蒞臨，很大的一個廳堂都坐滿了。觥籌交錯，童稚歡呼，大姐坐在主席的右邊，很高興的左顧右盼，說這幾十個孩子之中，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。酒酣耳熱，大家談起做學生時代的笑話，情況愈加熱烈了。主席忽然起立，敲着桌子提議：「現在請求大家輪流述說，假如下一輩子再托生，還能做一個人的時候，你願意做一個什麼樣的人？」大家哄然大笑。於是有人說他願意做一個大元帥，有人說願做個百萬富翁……。輪到我的時候，大姐忽然大笑起來，說：「××教授，我知道你下一輩子一定願意做一個女人。」大家聽了都笑得前仰後合；當着許多太太們，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我也笑着反攻說：「L大夫，我知道你下一輩子，一定願意做一個男人。」L大姐說：「不，我仍願意做一個女人，不過要做一個漂亮的

女人，我做交際明星，做一切男人們戀慕的對象……。」她一邊說一邊笑，那些太太們聽了紛紛起立，哄笑着說：「L大姐，您這話就不對，您看您這一班同學，那一個不戀慕

慫？來，來，我們要罰您一杯酒。」我們大家立刻鼓掌助興。L大姐倚老賣老的話，害了她自己了！於是小孩們捧杯，太太們斟酒，L大姐固辭不獲，大家笑成一團。結果是滴酒不入的L大醫生，那晚上也有些醉意了。

盛會不常，佳時難再，那次歡樂的集會，同班們三三兩兩的天涯重聚，提起來都有些悵惘。事變後，我還在北平，心裏煩悶得很，到醫院裏去的時候，L大姐常常深恩的皺着眉對我們說：「我呆不下去了。在這裏不是『生』着，只是『活』着！我們都走罷，走到自由中國去，大家各盡所能，你用你的一枝筆，我們用我們的一雙手，我相信大後方還用得着我們這樣的人！」大家都點點頭。我說：「你們醫生是當今第一等人材，我這拿筆桿的人，做得了什麼事？假若當初……」大姐正色攔住我說：「×××，我不許你再說這些無益的話。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麼事，學文學的人還要我們來替你打氣，真是！」

一年內，我們都悄悄的離開了淪陷的故都，我從那時起，便沒有看見過我們的L大姐，不過這個可敬的名字，常常在人們口裏傳說着，說L大姐在西南的一個城市裏，換

上軍裝，灰白的頭髮也已經剪短了。她正在和她的環境，快樂的，不斷的奮鬥，在燐煙瘴雨裏，她的敏捷矯健的雙手，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華民族的孩童。她不但接引他們出世，還指導他們的父母，在有限的食物裏，找出無限的滋養料。她正在造就無數的將來民族鬥士！

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們回到故都重開級會的時候，我能對她說：「L大姐，下一輩子我情願做一個女人，不過我一定要做像你這樣的女人！」

十 我的同學

不知女人在一起的時候，是常談到男人不是？我們一班朋友在一起的時候，的確常談着女人，而且常常評論到女人的美醜。

我們所引以自恕的，是我們不是提起某個女人，來品頭論足；我們是抽象的談到女人美醜的標準。比如說，我們認為女人的美可分爲三種：第一種是乍看是美，越看越不美；第二種是乍看不美，越看越覺出美來；第三種是一看就美，越看越美！

第一種多半是身段窈窕，皮膚潔白的女人，瞥見時似乎很動人，但寒暄過後，坐下一談，就覺得她眉畫得太細，唇塗得太紅，聲音太粗糙，態度太輕浮，見過幾次之後，你簡直覺得她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。

第二種往往是裝束素樸，面目平凡的女人，乍見時不給人以特別的印像。但在談過幾次話，同辦過幾次事以後，你會漸漸的覺得她態度大方，辦事穩健，雅淡的衣飾，顯

出她高潔的品味；不施鉛華的臉上，常常含着柔靜的微笑，這種女人，認識了之後，很不易使人忘掉。

第三種女人，是雞羣中的仙鶴，萬綠叢裏的一點紅光！在萬人如海之中，你會毫不遲疑的把她揀拔了出來。事實上，是在不容你遲疑之頃，她自己從人叢中浮躍了出來，打擊在你的眼簾上。這種女人，往往是在「修短合度，穠纖適中……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」，的軀殼裏，投進了一個玲瓏高潔的靈魂。她的一言一笑，一舉一動，都流露着一種神情，一種風韻，既流麗，又端莊，好像白蓮出水，玉立亭亭。

假如有機會多認識她，你也許會發現她態度從容，辯才無礙，言談之際，意煖神寒。這種女人，你一生至多遇見一兩次，也許一次都遇不見！

我也就遇見過一次！

C女士是我在大學時的同學，她比我高兩班。我入大學的第一天，在舉行開學典禮之前一小時，在大禮堂前的長廊上，瞥見了她。

那時的女同學，都還穿着制服，一色的月白布衫，黑綢裙兒，長蛇般的隊伍，總有

一二百個。在人羣中，那竹布衫子，黑綢裙子，似乎特別的襯托出C女士那天矯的游龍般的身段。她並沒有大聲說話，也不會笑，偶然看見她和近旁的女伴耳語，一低頭，一側面，只覺得她眼睛很大，極黑，橫波入鬢，轉盼流光。

及至進入禮堂坐下——我們是按着班次坐的，每人有一定的坐位——她正坐在我右方前三排的位子上，從從容容略向右倚。我正看一個極其美艷瀟灑的側影：濃黑的鬢髮，一個潤厚的耳廓，潔白的頸子，美麗的眼角和眉梢。臺上講話的人，偶然有引人發笑之處，總看見她微微的低下頭，輕輕的舉起左手，那潤白的手指，托在腮邊，似乎在微笑，又似乎在忍着笑。這印象我極其清楚，也很深。以後的兩年中，直到她畢業時為止，在集會的時候，我總在同一座位上，看到這美麗的側影。

我們雖不同班，而見面的時候很多，如同歌詠隊，校刊編輯部，以及什麼學會等等。她是大班的學生，人望又好，在每一團體，總是負着重要的責任。任何集會，只要有C女士在內，人數到的總是齊全，空氣也十分融和靜穆，男同學們對她固然敬慕，女同學們對她也是極其愛戴，我沒有聽見一個同學，對她有過不滿的批評。

C女士是廣東人，却在北方生長，一口清脆的北平官話。在集會中，我總是下級幹部，在末座靜靜的領略她穩靜的丰度，聽取她簡潔的談話。她對女同學固然親密和氣，對男同學也很謙遜大方，她的溫和的笑，解除了我們莫名其妙的侷促和羞澀，我覺得我并不是常常紅臉的人，對別的女同學，我從不覺得踉蹌。但我看不只我一個人如此，許多口能舌辯的男同學，在C女士面前，也往往說不出話來，她是一輪明麗的太陽，沒有人敢向她正視。

我知道有許多大班的男同學，給她寫過情書，她不會答覆，也不存芥蒂，我們也不會聽說她在校外有什麼愛人。我呢？年少班低，連寫情書的思念也不敢有過，但那幾年裏，心目中總是供養着她。直至現在，夢中若重過學生生活，夢境中還常常有着C女士，她或在打球，或在講演，一朵火花似的，在我迷離的夢霧中燃燒跳躍。這也許就是老舍先生小說中所謂之「詩意」罷！我算對得起自己的理想，我一輩子只有這麼一次「詩意」！

在C女士將要畢業的一年，我同她演過一次戲，在某一幕中，我們兩人是主角，這

一幕劇我永遠忘不了！那是梅德林克的「青鳥」中之一幕。那年是華北旱災，學校裏籌款賑濟，其中有一項是演劇募捐，我被選為戲劇股主任。劇本是我選的，我譯的，演員也是我請的。我自己擔任了小主角，請了C女士擔任「光明之神」。上演之夕，到了進入「光明殿」之一幕，我從黑暗裏走到她的腳前，擡頭一望，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之下，C女士散披着灑滿銀花的輕紗之衣，扶着銀杖。經過一番化裝，她那對秀眼，更顯得光耀深大，雙頰緋紅，櫻唇欲滴。及至我們開始對話，她那銀鈴似的聲音，雖然起初有點顫動，以後却愈來愈清爽，愈嘹亮，我也如同得了靈感似的，精神煥發，直到終劇。我想，那夜如果我是個音樂家，一定會寫出一部交響曲，我如果是一個詩人，一定會作出一首長詩。可憐我什麼都不是，我只作了半夜光明的亂夢！

等到我自己畢業以後，在美國還遇見她幾次，等到我回國在母校教書，聽說她已和一位姓L的醫生結婚，住在天津。同學們聚在一起，常常互相報告消息，說她的丈夫是個很好的醫生，她的兒女也像她那樣聰明美麗。

我最後聽到她的消息，是在抗戰前十天，我剛從歐洲歸來，在一位美國老教授家裏

吃晚飯。他提起一星期以前，他到天津演講，演講後的茶會中，有位極漂亮的太太，過來和他握手，他搔着頭說：「你猜是誰？就是我們美麗的C！我們有八九年沒有見面了，真是使人難以相信，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好看，一樣的年輕，……你記得C罷？」我說：「我那能不記得？我遊遍了東京、紐約、倫敦、巴黎、羅馬、柏林、莫斯科……我還沒有遇見過比她還美麗的女人！」

又六年沒有消息了，我相信以她的人格和容貌的美麗，她的周圍隨處都可以變成光明的天國。願她享受她自己光明中之一切，願她的丈夫永遠是個好丈夫，她的兒女永遠是些好的兒女。因為她的丈夫是有福的，她的兒女也是有福的！

十一 我的朋友的太太

在單身教授的樓上，住着三個人，L，T，和我。他們二位都是理學院教授，在實驗室的時候多，又都是訂過婚的人，下課回來，吃過晚飯，就在燈下寫起情書，只要是他們掩着屋門，我總不去打攪。沉浸在愛的幸福中的人們，是不會意識到旁人的寂寞的，我只好自己在客廳裏，開起沙發旁的電燈，從十八世紀的十四行詩中，來尋找我自己「神光離合」的愛人。

L和我又比較熟識一些，常常邀我到他屋裏去坐。在他的書棹上，看到了他的未婚夫人的照片，長圓的臉，戴着眼鏡，一副溫柔的笑容。L告訴我，他們是在國外認識而訂婚的，這浪漫史的背景，是美國東部一個大學生物學的實驗室裏，他們因着同學，同行而同志，同情，最後認為終身同工，是友情的最美滿的歸宿，於是就……L說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他是一個木訥腫脹的人，以下就不知說什麼好。我趕緊接着說：「將來

你們又是一對居里夫婦，恭喜恭喜，何時請我們吃喜酒呢？」

於是在一年的夏天，L回到上海去，回來的時候，就帶着他的新婦，住在一所新蓋好的教授住宅裏。

我們被邀去吃晚飯的那一晚，不過是他們搬入的一星期之後，那小小的四間屋子，已經佈置得十分美觀妥貼了。臥室是淺紅色的，淺紅色的窗簾，檯布，牀單，地毯，配起簡單的白色傢具，顯得柔靜溫暖。書房是兩張大書桌子相對，中間一盞明亮的桌燈，牆上一排的書架，放着許多的書，以及更多的瓶子，裏面是青蛙蒼蠅，還有各色各種不知名的昆蟲。這屋子裏，傢具是淺灰色的，窗簾等是綠色的，外面是客廳和飯廳打通的一大間，一切都是藍色的，色調雖然有深淺，而調和起來，覺得十分悅目。

客人參觀完畢，在客廳坐下之後，新娘子纔從廚房後面走出來，穿着一件淺紅色的衣服，裝束雅淡，也未戴任何首飾，面龐和相片上差不多，只是沒有戴眼鏡，說不上美麗，但自有一種凝重和藹的風度。她和我們一一握手寒暄，態度自然，口齒流利，把我們一班單身漢，預先排練好的一套鬧新房的話，都嚇到爪哇國裏去了。

席上新娘子和每一個人談話，大家都不覺得空閒。L本來話少，只看着我們笑。我們都說：「L太太，您應當給L一點家庭教育，教他多說一點話。」她笑說：「恐怕是我說的話太多，他就沒有機會出頭了。」——席散大家有的下圍棋，有的玩紙牌，L太太很快的就把客人組織起來，我是不大會玩的，就和這一對新夫婦，在廊上看月閒談。我說：「L太太，不怕你惱，我看你的家庭佈置，簡直像個學文學的人，有過審美訓練的。」她謙遜了幾句，又笑說：「我有幾個學美術、文學的女友，在本行上造詣都很好，但一進入她們的家門屋門，X先生，真是如你所說的，像個學科學的人的家庭……」我覺得不好意思，纔要說話，她趕緊笑說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是說，審美觀念，有時近乎天生，這當然也不是說我真有審美的觀念，我只是說所學的與所用的，有時也不一致。」從此又談到文學，這是我的本行，但L太太所知道的真是不少，欣賞力也很高，我們直談到牌局棋局散後，又吃了點冰淇淋纔走。

L太太每天下午，同L先生到實驗室，下課後，他們二位常常路過我們的宿舍，就邀我去晚飯。大廚房裏的菜，自然不及家庭裏的烹調，我也不推却，只有時送去點肉

鬆，醉蟹，糖果餅干之類，他們還說我客氣。

冬夜，他們常常生起壁爐，飯後就在爐邊閒談。我教給他們喝一點好酒，抽一點好煙，他們雖不拒絕，却都不發生興趣。L太太甚至於說我的吃酒抽煙，都是因為沒有娶親的原故，因而就追問我為什麼不娶親，我說：「L太太，你真是太清教徒了，你真沒有見過抽煙喝酒的人，像我這樣飯前一杯酒，飯後一枝煙，在男人裏面，就算是不充分享受我們的權利的了。至於娶親，我還是那一句老話，文章既比人壞，老婆就得比人家好，而我的朋友的老婆，一個賽似一個的好，叫我那裏去找更好的？一來二去，就耽誤了下來，這不能怪我：」L太太笑得喘不過氣來，L就說：「別理他，他是個怪人！只要他態度稍微嚴肅一些，還怕娶不到老婆？恐怕真正的理由，還是因為他文章太好的緣故。」

L太太真是個清教徒，不但對於煙酒，對於其他一切，也都有着太高而有不近人情的理想，雖然她是我所見到的，最人性最女性的女人。比如說，她常常讚美那些太太死後絕不再娶的男人，認為那是愛情最真摯的表現，我聽她舉例不止一次。有一次是除

夕，大家都回去過年——我的家那時還在上海，也不想進城去玩——L夫婦知道我獨在，就打電話來請我吃火鍋。飯後酒酣耳熱，燈光柔軟，在爐邊她又感慨似的，提起某位老先生，在除夕不知多麼寂寞，他鏢居了三十年，朝夕只和太太的照片相伴，是多麼可愛可敬的一個老頭子啊！

我站了起來，把煙尾扔在壁爐裏，說：「對不起，L太太，這點我不和你同意！假如我是個女人，而且結婚生活美滿，我死後，一定歡喜我的丈夫再娶。我在我的遺囑上，一定加上幾句，說：『親愛的，爲着家庭的完整，爲着兒女的教養，爲着其他一切，我懇切的請你在最短期內，再娶一位既賢且能的夫人……』」。這時不但L太太睜着兩隻大眼看我，連L也把手裏的書放下了。

我重新點起一枝煙，一面坐下，說：「女人總覺得丈夫的再娶，是對自己不忠誠，不真摯的反映，我說一句不怕女人生氣的話，這就是虛榮心充分的暴露；而且就事實上說，凡是對於結婚生活，覺得幸福美滿的人，他的再婚，總比其他的人，來得早些。習慣於美滿家庭的人，太太一死，就如同喪家之犬，出入傷心，天地異色，看着兒女啼

哭，婢僕怠惰，家務荒弛，他就完全失了依據。夜深人靜，看着兒女淚痕狼藉，蒼白瘦弱的臉，他心裏就針扎似的，恨不得一時能夠追回那失去的樂園……」這時太太不言語了，拿手絹醒了醒鼻子。

我說：「反過來，結婚生活不美滿的人，太太死了，他就如同漏網之魚，一溜千里，他就暫時不要再受結婚生活的束縛，先悠遊自在的過幾年自由光陰再說。所以，鰥夫的早日再婚，是對於結婚生活之信任，是對於溫暖家庭的熱戀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對於第一位夫人最高的頌讚。再一說，假如你真愛你的丈夫，在自己已成槁木死灰之時，還有什麼虛榮，什麼忌妬，你難道忍心使他受盡孤單悲苦，無人安慰的生活？而且，假如你的丈夫真愛你，也不會因為眼前有了一個新人，就把你完全忘掉。紅樓夢裏的藕官，就非常的透澈這道理，人家問她，爲什麼得了新的，就把舊的忘了。她說：『不是忘了，比如人家男人，死了女人，也有再娶的，不過不把死的丟過不提，就是有情分了。』所以她雖然一和蕊官碰在一起，就談得『熱刺刺的丟不下』，而一面還肯冒大觀園之不韙，『滿面淚痕』的在杏子陰中，給死了的藥官燒紙，這一段故事，實在表現了最正常的人

情物理！聽不聽由你，我只能說，假如我是個女人，我對於一個男人的品評，決不因爲他妻死再娶，就壓低了他的人格。假如我是個女人，我決不在我生前，強調再婚男人之不足取……」

大概是有了點酒意，我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，這是我與L太太不客氣的辯論之第一次。她雖然不再提起，但我知道她並不和我完全同意。

一年以後，有件事實，却把她說服了。

從前和我們同住的T，也是和L同年結婚的，他們兩家住的極近。T太太也是一位極其溫柔 and 藹的女人，和L太太很合得來。T夫婦的情好自不必說。一年以後，T太太因着難產，死在醫院裏，T是哭得死去活來。L太太一邊哭，一邊幫他收拾，幫他裝殮，幫他料理喪事，還幫他管家。那時L太太的兒子寶弟誕生不久，她也很忙，再兼管T的家事，弄得勞瘁不堪。最後她到底把T太太的妹妹介紹給T先生，促他訂婚，促他成禮，我在旁邊看着，覺得十分有趣，因此在T二次結婚的婚禮後，我同L夫婦緩步歸來，我笑着同L太太說：「假如你覺得男人人格的最高標準，是妻死不娶，你就不應當

陷T於不義。」她却眼圈紅了，說：「X先生，請你不要再說了罷！」她的下淚，很出我意外，我從此就不再提。

但對於我之不娶，她仍是堅決的反對，這也許是她的報復，因為我不能反駁她。他們的兒子寶弟剛會說話，她就教他叫我「老丈人」。直至抗戰那年，我離開北平，九歲的寶弟，和我握別的時候，還說：「老丈人，你回來的時候，千萬要把你的女兒，我的太太帶了回來！」

他問我要女兒，別說一個，要兩個也容易，但我的太太還沒有影子呢。

十二 我的學生

S是在澳洲長大的，她的父親是駐澳的外交官——十七歲那年纔回到祖國來。她的祖父和我的父親同學，在她考上大學的第二天，她祖父就帶她來看我，託我照應。她考的很好，只國文一科是援海外學生之例，要入學以後另行補習的。

那時正是一個初秋的下半，我留她的祖父和她，在我們家裏吃茶點。我陪着她的祖父談天，她也一點不拘束的，和我們隨便談笑。我覺得她除了黑髮黑睛之外，她的衣着，表情，完全像一個歐洲的少女。她用極其流利的英語，和我談到國文，她說：「我曾經讀過國文，但是是一位廣東教師教的，口音不正確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極其淘氣的擠着眼睛笑了，「比如說，他說：『系的，系的，薩天常常薩雨。』你猜是什麼意思？她是說：『是的，是的，夏天常常下雨，』你看！」她說着大笑起來，她的祖父也笑了。

我說：「大學裏的國文又不比國語，學國語容易，只要你不怕說話就行。至於國文，

要能直接聽講，最好你的國文教授，能用英語替你解說國文，你在班裏再一用心，就行了。」她的祖父就說：「在國文系裏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語解說國文，就把她分在你的組裏罷，一切拜託了！」我只得答應了。

上了一星期的課，她來看我，說別的功課都非常容易，同學們也都和她好，只是國文仍是聽不懂。我說：「當然我不能爲你的緣故，特別的慢說慢講，但你下課以後，不妨到我的辦公室裏，我再替你細講一遍。」她也答應了。從此她每星期來四次，要我替她講解。真沒看見過這樣聰明的孩子，進步像風一樣的快。一個月以後，她每星期只消來兩次，而且每次都是用純粹的流利的官話，和我交談。等到第二學期，她竟能以中文寫文章，她在班裏寫的「自傳」長至九千字，不但字句通順，而且描寫得非常生動。這時她已成了全校師生嘴裏所常提到的人物了。

她學的是理科，第二年就沒有我的功課，但因為世交的關係，她還常常來看我。現在她已完全換了中服，一句英語不說，但還是同歐美的小女孩兒一樣的活潑淘氣。她常常對我學她們化學教授的湖南腔，物理教授的山東話，常常使全客廳的人們，笑得喘

不過氣來。她有時忽然說：「×叔叔，我祖父說你在美國一定有位女朋友，否則爲什麼在北平總不看見你同女友出去？」或說：「衆位教授聽着！我的×叔叔昨天黃昏在校園裏，同某女教授散步，你們猜那位女教授是誰？」她的笑話，起初還有人肯信，後來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氣，也就不理她。同時，她的朋友越來越多，課餘忙於開會，賽球，騎車，散步，溜冰，演講，排戲，也沒有功夫來吃茶點了。

以後的三年裏，她如同獅子滾繡球一般，無一時不活動，無一時不是使出渾身解數的在活動。在她，工作就是遊戲，遊戲就是工作。早晨看見她穿着藍布衫，平底皮鞋，夾着書去上課；忽然又在球場上，看見她用紅絲巾包起頭，穿着白襯衣，黑短褲，同三個男同學打網球；一轉眼，又看見她騎着車，飛也似的掠過去，身上已換了短袖的淺藍絨衣和藍布長褲；下午她又穿着實驗白衣服，在化學樓前出現；到了晚上，更摸不定了，只要大禮堂燈火輝煌，進去一看，臺上總有她，不是唱歌，就是演戲；在周末的晚上，會遇見她在城裏北京飯店或六國飯店，穿起曳地的長衣，踏着高跟鞋，帶着長耳墜，畫眉，塗指甲，和外交界或使館界的人們，吃飯，跳舞。

她的一切活動，似乎沒有影響到她的功課，她以很高的榮譽畢了業。她的祖父非常高興，並邀了我的父親來赴畢業會，會後就在我們樓裏午餐。她們祖孫走後，我的父親笑着說：「你看S像不像一隻小貓，沒有一刻消停安靜！她也像貓一樣的機警聰明，雖然跳盪，却一點不討厭。我想她將來一定會嫁給外交人員，你知道她在校裏有愛人罷？」我說：「她的男朋友很多，却沒聽說過有那一個特別好的，您說的對，她不會在同學中選對象，她一定會嫁給外交人員。但無論如何，不會嫁給一個書蟲子！」

出乎意外的，在暑期中，她和一位P先生宣佈定婚，P就是她的同班，學地質土壤的。我根本沒聽說過這個人！問起P的業師們，他們都稱他是個絕好的學生，很用功。性情也沈靜，除讀書外很少活動。但如何會同S戀愛訂婚，大家都沒看出，也絕對想不到。一年以後，他們結了婚，住在S祖父的隔壁，我的父親有時帶我們幾個弟兄，去拜訪他們。他們家裏簡直是「全盤西化」，家人僕婦都會聽英語，飲食服用，更不必說。S是地道的歐美主婦，忙裏偷閒，花枝招展。我的父親常常笑對S說：「到了你家，就如同到澳洲中國公使館一般！」

但是住在「澳洲中國公使館」的P先生，却如同古寺裏的老僧似的，外面狂舞酣歌，他却是不聞不問，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書室裏，到了吃飯時候才出來，同客人略一招呼，就低頭舉箸。倒是S常來招他說話，歡笑承迎。飯後我常常同他進入書室，在那裏，他的話就比較的多。雖然我是外行，他也不憚煩的告訴許多關於地質土壤的最近發現，給我看了許多圖畫，照片，和標本。父親也有時捧了煙袋，踱了進來，參加我們的談話。他對P的印象非常之好，常常對我說：「P就是地質本身，他是一塊最堅固的磐石。S和一般愛玩漂亮的人玩膩了，她知道終身之託，只有這塊磐石最好，她究竟是一個聰明人！」

我離開北平的時候，到她祖父那裏辭行，順便也到P家走走。那時S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院子裏又添上了沙土池子，秋千架之類。家裏人口添了不少，有保姆，漿洗縫做的女僕，廚子，園丁，司機，以及打雜的工人等等。所以當S笑着說「後方見」的時候，我也只笑着說：「我這單身漢是拿起腳來就走，你這一個「公使館」如何辦法？」P也只笑了笑，說：「X先生，你到那邊若見有地質方面新奇的材料，在可能的範圍

內，寄一點來我看看。」

從此又是三年——

忽然有一天，我在雲南一個偏僻的縣治旅行，騎馬迷路。那時已近黃昏，左右皆山，順着一道溪水行來，逢人便問，一個牧童指給我說：「水邊山後有一個人家，也是你們下江人，你到那邊問問看，也許可以找個住處。」我牽着馬走了過去，斜陽裏一個女人低着頭，在溪邊洗着衣裳，我叫了一聲，她猛然擡起頭來，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，那用圓潤的手腕，遮着太陽，一對黑大的眼睛，向我注視的，不是S是誰？

我趕了過去，她喜歡的跳了起來，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裏，嘴裏說：「你不嫌我手濕，就同我拉手！你一直走上去，山邊茅屋，就是我們的家。P在家裏，他會給你一杯水喝，我把衣裳洗起就來。」

三個孩子在門口草地上玩，P在一邊擠着羊奶，看見我，呆了一會，纔歡呼了起來。四個人把我圍擁到屋裏，推我坐下，遞煙獻茶，問長問短。那最大的九歲的孩子，却溜了出去，替我喂馬。

S 提着一桶濕衣服回來，有一個小脚的女工，從廚房裏出來，接過，晾在繩子上。

S 一邊擦着手笑着走了進來，我們就開始了興奮而雜亂的談話，彼此互說着近況，從談話裏知道他們是兩年前來的，我問起她的祖父，她也問起我的父親。S 是一刻不停的做這個那個，她走到那裏，我們就跟着到那裏談着。直到吃過晚飯，孩子們都睡下了，纔大家安靜的，在一盞菜油燈周圍坐了下來。S 補着襪子，P 同我抽着柳州煙，喝着勝利紅茶談話。

S 笑着說：「這是『公使館』的『山站』，我們做什麼就是得像什麼！×叔叔！這座茅屋，就是 P 指點着工人蓋的，門都向外開，窗戶一扇都關不上！拆了又安，安了又拆，折騰了幾十回。這書桌，書架，『沙發』椅子都是 P 同我自己釘的，我們用了七八個裝煤油桶的木箱。還有我們的牀，那是傑作，牀下還有放鞋的矮櫃子。好玩的很，就同我們小時玩『過家家』似的，蓋房子，造傢具，抱娃娃，做飯，洗衣服，養雞，種菜，一天忙個不停，但是，真好玩，孩子們都長了能耐，連 P 也曾做些家務事。我們一家子過着露營的生活，笑話甚多，但是，我們也時常讚談自己的聰明，凡事都能應付得開。明天再帶你去我們的雞柵，羊圈，蜂房，還有廁所，……總而言之，真好玩！」

我凝視着她，「真好玩」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觀，她的處世態度，別的女人覺得痛苦宛抑的工作，她以「真好玩」的精神，「舉重若輕」的應付了過去。她忙忙的自己工作，自己試驗，自己讚嘆，真好玩！她不覺得她是在做着大後方抗戰的工作，她就是蕭伯納所說的：「在抗戰時代，除了抗戰工作之外，什麼都可以做」的大藝術家！

當夜他們支了一張行軍牀——也是他們自己用牛皮釘的——把我安放在P的書室裏，這是三間屋子裏最大的一間，兼做了客室，儲藏室等等。牆上仍是滿釘着照片圖畫，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，牆角還立着許多鋤頭，鐵錘，鋸子，扁擔之類。滅燈後月色滿窗，我許久睡不着，我想起北平的「澳洲公使館」，想起我的父親，不知父親若看了這個山站，要如何想法！

陽光射在我的臉上，一陣煎茶香味，侵入鼻管。我一睜眼，窗外是典型的雲南的海藍的天，門外悄無聲息。我輕輕的穿起衣服，走了出來，看見S躡手躡腳的在擺着早飯，擡頭看見我，便笑說：「睡得好罷？你騎了一天馬，一定累了，我們沒有叫你。P上班去了，孩子們也都上學了，我等着你一塊兒吃粥。」說着忙忙的又到廚房裏去了。

我在外間屋裏，一面漱洗，一面在充滿陽光的屋子裏，四周審視。「公使館」的物質方面，都已降低，而「公使館」的整潔美觀的精神，盡還存在，還添上一些野趣。飯桌上蒙着一塊白地紅花土布，一隻大肚的陶罐裏，亂插着紅白的野花。桌上是一盤黃果，——四川人叫做廣柑——對面擺着兩隻白盤子，旁邊是兩把紅柄的刀子，兩隻紅筷子，兩個紅的電木的洗手碗，兩塊白地紅花的飯巾……正看着，S端了一盤雞蛋炸饅頭片進來，讓我坐下，她自己坐在對面。我們一面剝黃果，一面談話。

白天看S，覺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許多，但精神仍舊是很好，身上穿着藍地印白花的土布衫子，短襪子，布鞋；臉上薄施脂粉，指甲也染得很紅。我笑說：「你的化妝品都帶來了罷？」她也笑說：「都帶來了，可是我現在用的是鵝蛋粉，和胭脂棉。風仙花瓣和白礬搗了也可以染指甲。」

我們吃着S自製的鹹鴨蛋和泡菜，吃過稀飯，又喝了煎茶。坐了一會，S就邀我去參觀她的環境。出到門外，菜園裏紅的是辣椒，西紅柿，綠的是豆子，黃的是黃瓜，紫的是茄子，周圍是一片一片的花畦，陽光下光豔奪目，蜂喧蝶鬧。菜園的後面，簡直像

個動物園！十幾隻意大利的大白雞，在沙地上吃食，三隻黑羊，兩隻狼犬——我的那匹馬也拴在旁邊！——還有小孩子養的松鼠和白兔。一隻極胖的藍睛的暹羅貓，在籬隙出入跳躍。

轉到山後，便看見許多人，S說這便是市中心，有菜場，有郵政代辦所，有中心小學校。P的「地質調查所」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，磚牆瓦頂，警察崗亭就設在門邊。我們穿過這條「大街」的時候，男女老幼，村的俏的，都向S招呼，說長道短。有個婦人還把一個病孩子，從門洞裏抱出來給S看。當我們離開這人家的時候，我笑說：「S，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，而是牧師太太了！」她笑了一笑。

大街盡頭，便是五六幢和S的相似的房子，那是地質調查所同人的住宅。S也帶我進去訪問。那些太太們大都是外省人，看見我去都很親熱，讓坐讓茶。她們的房間和S的一樣，而陳設就很亂很俗，自己是亂頭粗服，孩子們也啼哭喧鬧。這些太太們不住的向我道歉，說是房間又小，用人又笨，什麼都不趁手，那能像北平，上海那樣的可以待客呢？我無聊的坐了一會，也就告辭了出來。

回來的路上，S請我先走，說她還要到小學裏去教一堂課。我也便不回來，却走到「地質調查所」去找P，參觀了他們的工作。等到P下班，我們一同走出來，三個孩子十分高興的在門口等着，說是「媽媽燉了雞，烤了肉，蒸了蛋羹，請客人回去吃大饅頭去！」

午後我睡了一大覺，醒起便要走路，S和P一定不肯，說今晚要約幾個朋友來和我談談。S笑說還有幾位漂亮的太太。我說：「假如你們可憐我，就免了這一套罷，我實在怕見生人；還有，你也搬演不出『公使館』那一齣！」P說：「也好，你再住一天，我們不請客人好了。」S想了一會，笑了，說：「晚飯以前，我還有事，你們帶這幾個孩子到對山去玩去，六時左右，帶些紅杜鵑花回來。」我們答應了，孩子們歡呼着都跑在前面去了。

我和P對躺在山頭草地上，晒着太陽。我說：「你們這一對兒真好，你從前是那樣穩靜，現在也是那樣穩靜。S從前是那樣活潑，現在也是那樣活潑，不過比從前更老練能幹了，真是難得。」P沈默了一會，說：「X先生，你只知道S活潑的一方面，還沒

有看見她嚴肅的一方面。她處處求全，事事好勝，這一二年來，身體也大不如從前了！她一個人做着六七個人的事，却從不肯承認自己的軟弱。你知道她歡喜引用中文成語——英文究竟是她的方言，她睡夢中常說英語——有時文不對題的使人發笑。有一天，我下班回來，發現她躺在牀上，看見我就要起來。我按住她，問她怎麼了，她說沒有什麼。只覺得有一點頭暈。我在牀邊坐了一會，她忽然說：「P，我這個人真是「心比天高，命比紙薄。」」我心裏忽然一陣難過，勉強笑說：「別胡說了，你知道「薄命」這兩個字，是什麼意思。」她却流下淚來，轉身向裏躺着去了。X先生，你覺得……」

P說不下去了，我也不覺愣住，便說：「我自然看出S嚴肅的一方面，她如果不嚴肅，她不會認得你，她如果不嚴肅，她不會到內地來。她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，你要時時防護着她！至於她所說的那兩句話你倒不必存在心裏，她對於漢文是半懂不懂的。」

P不言語，眼圈却紅了。

這時候孩子們已抱着滿懷的紅杜鵑花，跑了上來，說：「我們該回去了，晚飯以前，我們還要換衣服呢？」

一進家門，那「幫工」的李嫂，穿着一身黑綉的衣褲，繫着雪白的圍裙，迎了出來，嘴裏笑着說：「客人們請客廳坐。」我們進到中間屋裏，看見餐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，點着輝煌的四支紅燭，中間一大盤的紅杜鵑花，桌上一色的銀盤銀箸，雪白的飯巾。我們正在詫愕，李嫂笑着打起臥房的布簾子，說：「太太！客人來了。」S從屋裏笑盈盈的走了出來，身上穿着紅絲絨的長衣，大紅寶石的耳墜子，脚上是絲襪，金色高跟鞋，畫着長長的眉，塗上紅紅的嘴唇，眼圈邊也抹上淡淡的黃粉，更顯得那一雙水汪汪的俊眼——這一雙俊眼裏充滿着得意的淘氣的笑——她伸出手來，和我把握，笑說：「X先生晚安！到敝地多久了？對於敝處一切還看得慣罷？」我們都大笑了起來。孩子們却跑過去抱着S的腿，歡呼着說：「媽媽，真好看！」回頭又拍手笑說：「看！李嫂也打扮起來了！」李嫂忍着笑，走到廚房裏去了。

我們連忙洗手就坐。因為沒有別的客人，孩子們便也上席，大家都興高采烈。飯後，孩子們吃過果點，陸續的都去睡了。S又煮起咖啡，我們就在廊上看月閒談。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閃閃發光，我就說：「你現在沒有機會跳舞玩牌了罷？」S笑說：「才怪！

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這裏以後纔學會的。晚飯後沒事，我就教給P打「蜜月」紙牌，也拉他跳舞。他一天工作怪累的，應當換一換腦筋。」P笑說：「我倒不在乎這些個，我在北平的時候，就不換腦筋。我寧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後，早點休息睡覺，我自己再看一點輕鬆的書。」我說：「S，你會開汽車罷？」S說：「會的，但到這裏以後，沒有機會開了。」我笑說：「你既會開車，就知道無論多好多結實的車子，也不能一天開到二十四小時，尤其在這個崎嶇的山路上。物力還應當愛惜，何況人力？你如今不是過着「電氣冰箱，抽水馬桶」的生活了，一切以保存元氣爲主，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當做一架機器，不停的開着……」S連忙說：「正是這話！人家以爲我只過「電氣冰箱，抽水馬桶」的生活……」我攔住她，「你又來，總是好勝要強的脾氣！你如果把我當做叔叔，就應當聽我的話。」S笑了一笑，擡頭向月，再不言語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騎着馬離開這小小的鎮市。P和S，和三個小孩子都送我到大路上，我回望這一羣可愛的影子，心中忽然感激，難過。

回到我住處的第三天，忽然決定到重慶來。在上飛機之前，匆匆的給他們寫一封短

信，謝謝他們的招待，報告了我的行蹤。並說等我到了重慶以後，安定下來，再給他們寫信——誰知我一到陪都，就患了一個月的重傷風，此後東遷西移，沒有一定的住址。直到兩月以後，纔給他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，許久沒有得到回音，又在兩月以後，我在一個大學裏，單身教授的宿舍窗前，拆開了P的一封信！

「X先生：

我何等的不幸，S已於昨天早晨棄我而逝！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，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腸炎。S發現了，立刻借了一部車子，自己開着，送她到省城。等到我下班，看見了她的字條，立刻也騎馬趕了去……那位太太已入了醫院，患處已經潰爛，幸而開刀經過良好，只是失血太多，須要輸血。那時買血很貴，那位太太因經濟關係，堅持不肯。S又發現她們的血是同一類型，她就輸給那太太二百C的血。：我要她同我回來，她說那太太須要人照料，而又請不起特別護士，她必須留在那裏，等到她的先生來了再走。我拗她不過，所中公務又忙，只得自己先走……三星期之後，S回來了，瘦得不成樣子！原來在三星期之內，她輸給那太太

四百CC的血。從此便躺了下去，有時還掙扎着起來，以後就走不動了。醫生發現她是得了黍形結核症，那是周身血管，都有了結核細菌，是結核症中最猛烈最無可救藥的一種！病源是失血太多，操勞過度，營養不足，……這三個月中，急壞了S，苦壞了孩子，累壞了我，然而這一切苦痛，都不曾挽回我們悲慘的命運！……

她生在上海，長在澳洲，嫁在北平，死在雲南，享年三十二歲……」

如同雷轟電掣一般，我呆住了，眼前湧現了S的冷靜而含着悲哀的，擡頭望月的臉！想到她那美麗整潔的家，她的安詳靜默的丈夫，她的聰明活潑的孩子……

忽然廣場上一聲降旗的號角，我不由自主的，扔了手裏的信，筆直的站了起來。我垂着兩臂，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飄揚的國旗，從高桿上慢慢的降落了下來。在號角的餘音裏，我無力的坐了下去，我的眼淚，不知從那裏來的，流滿了我的臉上了！

十三 我的房東

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近午，我從日內瓦到了巴黎。我的朋友中國駐法大使館的L先生，到車站來接我。他笑嘻嘻的接過了我的一隻小皮箱，我們一同向站外走着。他說：「你從羅馬來的信，早收到了。你吩咐我的事，我爲你奔走了兩星期，前天纔有了眉目，真是意外之緣！吃飯時再細細的告訴你吧。」

L也是一個單身漢，我們走出站來，無「家」可歸，叫了一輛汽車，直奔拉丁區的北京飯店。我們挑了個座位，對面坐下，叫好了菜。L一面擦着筷子，一面說：「你的條件太苛，挑房子那有這麼挑法？地點要好，房東要好，房客要少，又要房東會英語！我知道你難伺候，誰叫我答應了你呢，只好努力吧。誰知我偶然和我們的大使談起，他給我介紹了一位女士，她是貴族遺裔，住在最清靜高貴的貴族區——第七區。我前天去見了她，也看了房子……」他搔着頭，笑說：「真是『有緣千里來相會』，這位小姐，絕

等漂亮，聰明，情絕溫柔雅澹，堪配你的爲人，一會兒你自己一見就知道了。」我不覺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我又沒有託你做媒，何必說那些『有緣』『相配』的話！倒是把房子等形說一說罷。」這時菜已來了，L還叫了酒，他舉起杯來，說：「請！我告訴你，這房子是在第七層樓上，正臨着拿破崙宮那條大街，美麗幽靜，自不必說。只有一個房東，也只有你一個房客！這位小姐因爲近來家道中落，纔招個房客來幫貼用度，房租伙食是略貴一點，我知道你這個大爺，也不在乎這些。我們吃過飯就去罷。」

我們又談了些閒話，酒足飯飽，L會過了賬，我提起箱子就要走。L攔住我，笑說：「先別忙提箱子，現在不是你要不要住那房子的問題，是人家要不要你作房客的問題。如今七手八腳都搬了去，回頭一語不合，叫人家撞了出來，夠多沒意思！還是先寄存在這裏，等下說定了再來拿罷。」我也笑着依從了他。

一輛汽車，馳過寬闊光滑的街道，轉灣抹角，停在一座大樓的前面。進了甬道，上了電梯，我們便站在最高層的門邊。L脫了帽，按了鈴，一個很年輕的女傭出來開門，L笑着問：「R小姐在家麼？請你轉報一聲，中國大使館的L先生，帶一位客人來拜訪

她。「那女傭微笑着，接過片子，說：『請先生們客廳裏坐。』便把我們帶了進去。

我正在欣賞這一間客廳連飯廳的陳設和色調，忽然看見L站了起來，我也連忙站起。從門外走進了一位白髮盈顛的老婦人。L笑着替我介紹說：「這位就是我同您提過的X先生。」轉身又向我說：「這位是R小姐。」

R小姐微笑着同我握手，我們都靠近壁爐坐下。R小姐一面同L談着話，一面不住的打量我，我也打量她。她真是一個美人！一頭柔亮的白髮。身上穿着銀灰色的衣裙，領邊袖邊繡着幾朵深紅色的小花。肩上披着白絨的圍巾。長眉妙目，臉上薄施脂粉，也淡淡的抹着一點紅口。歲數簡直看不出來，她的舉止顧盼，有許多地方十分的像我的母親！

R小姐又和我攀談，用的是極流利的英語。談起倫敦，談起羅馬，談起瑞士……當我們談到羅馬博物館的雕刻，和佛勞倫斯博物館的繪畫時，她忽然停住了，笑說：「X先生剛剛來到，一定乏了，橫豎將來我們談話的機會多得很，還是先帶你看看你的屋子罷。」她說着便站起引路，L在後面笑着在耳邊低聲說：「成了。」

我的那間屋子，就在客廳的後面，緊連着浴室，窗戶也是臨街開的。陳設很簡單，却很幽雅，臨窗一張大書桌子，桌上一瓶茶色玫瑰花，還疏疏落落的擺着幾件文具。對面一個書架子，下面空着，上層放着精裝的英法德各大文豪的名著。牀邊一張小几，放着個小桌燈，也是茶紅色的燈罩。此外就是一架大衣櫃，一張搖椅，屋子顯得很亮，很寬。

我們四圍看了一眼，我笑說：「這屋子真好，正合我的用處……。」R小姐也笑說，「我們就是這裏太靜一些，馬利亞的手藝不壞，飯食也還可口。那一天，你要出去用飯，請告訴她一聲。或若你要請一兩個客人，到家裏來吃，也早和她說。衣服是每星期有人來洗……。」一面說着，我們又已回到客廳裏。L拿起帽子，笑說：「這樣我們就說定了，我相信你們賓主一定會很相得的。現在我們先走了。晚飯後×先生再回來——他還沒去拜望我們的大使呢？」

我們很高興的在大樹下，人行道上並肩的走着。L把我的臂兒笑說：「我的話不假罷，除了她的歲數稍微大一點之外！大使說，推算起來，恐怕她已在六旬以外了。她

是個頗有名的小說家，也常寫詩。她挑房客也很苛，所以她那客房，常常空着，她喜歡租給「外路人」，我看她是在招致可描寫的小說中人物，說不定那一天，你就會在她的小說中出現！」我笑說：「這個本錢，我倒是撈得回來。只怕我這個人，既非兒女，又不英雄，沒有福氣到得她的筆下。」

午夜，我纔回到我的新屋子裏，洗漱後上牀，衾枕雪白溫軟，我望着茶紅色的窗帘，茶紅色的燈罩，在一圈微暈的燈影下，忽然忘記了旅途的乏倦。我赤足起來，從書架上拿了一本哥德詩集來看，不知何時，朦朧睡去——直等第二天微雨的早晨，馬利亞敲門，送進括鬍子的熱水來，才又醒起。

於此
人女
關於
從此我便在R家住下了，早飯很簡單，只是麵包牛油咖啡，多半是自己在屋裏吃。早飯後就到客廳坐坐，讓馬利亞收拾我的屋子。初到巴黎，逛街訪友，在家吃飯的時候不多，我總是早晨出去，午夜回來。好在我領了一把門鑰，獨往獨來，什麼人也不驚動。有時我在寒夜中輕輕推門，只覺得溫香撲面，踏着厚軟的地氈，悄悄地走回自己屋裏，桌上總有信件鮮花，有時還有熱咖啡或茶，和一盤小點心。我一面看着信，一面吃

點心喝茶——這些事總使我想起我的母親。

第二天午飯時，見着 R 女士，我正要謝謝她給我預備的「消夜」，她却先笑着說：「X 先生，這半月的飯錢，我應該退還你，你成天的不在家！」我笑着坐下，說：「從今天起，我要少出去了，該看的人和該看的地方，都看過了。現在倒要寫點信，看點書，養養靜了。」R 小姐笑說：「別忘了還有你的法文，L 先生告訴我，你是要練習法語的。」

真的，我的法文太糟了，書還可以猜着看，話却是無人能懂！R 小姐提議，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說法語。結果是我們談話的範圍太廣，一用法文說，我就詞不達意，笑着想着，停了半天。次數多了，我們都覺得不方便，不約而同的笑了出來，說：「算了罷，彆扭死人！」從此我只顧談話，把法語丟在腦後了！

巴黎的冬天，相當陰冷，我們又都喜歡爐火，晚飯後常在 R 小姐的書房裏，向火抽煙，閒談。這書房是全房子裏最大的一間，滿牆都是書架，書架上滿是文學的書。壁爐架上，擺着幾件東方古董。從她的談話裏，知道她的父親做過駐英大使——她在英國住

過十五年——也做過法國遠東殖民地長官——她在遠東住過八年。她有三個哥哥，都不在了。兩個侄子，也都在上次歐戰時陣亡。一個侄女，嫁了，有兩個孩子，住在鄉下。她的母親，是她所常提到的，是一位身體單薄，多才多藝的夫人，從照片上看去，眉目間尤其像我的母親。

我雖沒有學到法語，却把法國的文學藝術，懂了一半。我們常常一塊兒參觀博物院，逛古蹟，聽歌劇，看跳舞，買書畫……她是巴黎一代的名閨，我和她朝夕相從，沒看過 R 小姐的，便傳佈着一種謠言，說是×××在巴黎，整天陪着一位極漂亮的法國小姐，聽戲，跳舞。這風聲甚至傳到國內我父親的耳朵裏，他還從北平寫信來問。我回信說：「是的，一點不假，可惜我無福，晚生了三十年，她已是一位六旬以上的老姑娘了！父親，假如您看見她，您也會動心呢，她長得真像母親！」

於女 人
我早可以到柏林去，但是我還不想去，我在巴黎過着極明媚的春天——
在一個春寒的早晨，我得到國內三弟報告訂婚的信。下午吃茶的時候，我便將他們的相片和信，帶到 R 小姐的書房裏。我告訴了她這好消息，因此我又把皮夾裏我父親，

母親，以及二弟，四弟兩對夫婦的相片，都給她看了。她一面看着，很客氣的稱贊了幾句，忽然笑說：「X先生，讓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們東方人不是主張『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』的麼？爲何你竟然沒有結婚，而且你還是個長子？」我笑了起來，一面把相片收起，挪過一個錦墩，坐在爐前，拿起銅條來，撥着爐火，一面說：「問我這話的人多得很，你不是第一個。原因是，我的父母很摩登，從小，他們沒有強迫我訂婚或結婚。到自己大了，挑來挑去的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也就算了……」R女士凝視着我，說：「你不覺得生命裏缺少什麼？」我說：「這個，倒也難說，根本我就沒有去找。我認爲婚姻若沒有戀愛，不但無意義，而且不道德。但一提起戀愛來，問題就大了，你不能提着燈籠去找！我們東方人信『夙緣』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若無緣呢？就是遇見了，也到不了一處……」這時我忽然憶起L君的話，不覺擡頭看她，她正很自然的靠坐在一張大軟椅裏，身上穿着一件淺紫色的衣服，胸前帶幾朵紫羅蘭。閃閃的爐火光中，窗外陰暗，更顯得這爐邊一角，溫靜，甜柔……

她舉着咖啡杯兒，仍在望着我。我接下去說：「說實話，我還沒有感覺到空虛，有

的時候，單身人更安逸，更寧靜，更自由……我看你就不缺少什麼，是不是？」她輕輕的放下杯子，微微的笑說：「我麼，我是一個女人，就另是一種說法了……」說着，她用雪白的手指，挑着鬚髮，輕輕的向耳後一掠，從椅旁小几上，拿起絨線活來，一面織着，一面看着我。

我說：「我又不懂了，我總覺得女人天生的是家庭建造者。男人倒不怎樣，而女人却是愛小孩子，喜歡家庭生活的，為何女人倒不一定要結婚呢？」R小姐看着我，極溫柔軟款的說：「我是『人性』中最『人性』，『女性』中最『女性』的一個女人。我願意有一個能愛護我的，溫柔體貼的丈夫，我喜愛小孩子，我喜歡有個完美的家庭。我知道我若有了這一切，我就會很快樂的消失在裏面去——但正因為，我知道自己太清楚了，我就不願結婚，而至今沒有結婚！」

我抱膝看着她。她笑說：「你覺得奇怪罷，待我慢慢的告訴你——我還有一個毛病，我喜歡寫作！」我連忙說：「我知道，我的法文太淺了，但我們的大使常常提起你的作品，我已試着看過，因為你從來沒提起，我也就不敢……」R小姐攔住我，說：

「你又離了題了，我的意思是一個女作家，家庭生活於她不利。」我說：「假如她能夠——」她立刻笑說：「假如她身體不好……告訴你，一個男人結了婚，他並不犧牲什麼。一個不健康的女人結了婚，事業——假如她有事業，健康，家務，必須犧牲其一！我若是結了婚，第一犧牲的是事業，第二是健康，第三是家務……」

——寫到這裏，我忽然憶起去年我一個女學生，寫的一篇小說，叫做「三敗俱傷」——她低頭織着活計，說：「我是一個要強，顧面子，好靜，有潔癖的人；在情感上我又非常的細膩，體貼；這些都是我的致命傷！爲了這性格，別人用了十分心思；我就得用上百分心思，別人用了十分精力，我就得用上百分精力。一個家庭，在現代，真是談何容易，當初我的母親，她做一個外交官夫人，安南總督太太，真是僕婢成羣，然而她……她的繪畫，她的健康，她一點沒有想到顧到。她一天所想的是丈夫的事業，丈夫的健康，兒女的教養，兒女的……她忙忙碌碌的活了五十年！至今我拿起她的畫稿來，我就難過。噯，我的母親……」她停住了，似乎很激動，輕輕的咳嗽了兩聲，勉強的微笑說：「我母親的事情，真夠寫一本小說的。你看見過英國女作家，V. Saekville—West

寫的 All Passion Spent (七情俱淨) 罷。」

我彷彿記得看過這本書，就點頭說：「看過了，寫的真不錯……不過，R小姐，一個結婚的女人，她至少有了愛情。」她忽然大聲的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愛情？這就是一件我所最拿不穩的東西，男人和女人心裏所了解的愛情，根本就不一樣。告訴你，男人活着是爲事業——天曉得他說的是事業還是職業！女人活着纔爲着愛情；女人爲愛情而犧牲了自己的一切，而男人却說：『親愛的，爲了不敢辜負你的愛，我纔更要努力我的事業』！這真是名利雙收！」她說着又笑了起來，笑聲中含着無限的涼意。

我不敢言語，我從來沒有看見R小姐這樣激動過，我雖然想替男人辯護，而且我也想我也許不是那樣的男人。

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緒，她笑着說：「每一個男人在結婚以前，都說自己是個例外，我相信他們也不說假話。但是夫妻關係，是種最嬌嫩最傷腦筋的關係，而時光又是一件最無情最實際的東西。等到你一做了他的同衾共枕之人，天長地久……呵！天長地久！任是最堅硬晶瑩的鑽石也磨成了光彩模糊的沙顆，何況是血淋淋的人心？你不要以

爲我是生活在浪漫的幻想裏的人，我一切都透澈，都清楚。男人的「事業」當然要緊，講愛情當然是不應該拋棄了事業，愛情的濃度當然不能終身一致。但是更實際的是，女人終究是女人，她也不能一輩子以結婚的理想，人生的大義，來支持她困乏的心身。在她最悲哀，最柔弱，最需要同情與溫存的一刹那頃，假如她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言語，心不在焉的眼光，甚至於尖刻的譏諷和責備，你想，一個女人要如何想法？我看的太多了，聽的也太多了。這都是婚姻生活裏解不開的死結！只爲我太知道，太明白了，在決定犧牲的時候，我就要估量輕重了！」

她俯下身去，檢起一根柴，放在爐火裏，又說：「我母親常常用憂愁的眼光看着我說：『德利莎！你看你的身體！你不結婚，將來有誰來看護你？』我沒有說話，我只注視着她，我的心裏向她叫着說：『你看你的身體罷，你一個人的病，抵不住我們五個人的病。父親的腸炎，回歸熱……以及我們兄妹的種種希奇古怪的病……三十年來，還不夠你受的？』但我終竟沒有言語。」

她微微的笑了，注視着爐火，「總之我年輕時還不算難看，地位也好，也有點才

名，因此我所受的試探，我相信也比別的女孩子多一點。我也曾有過幾次的心軟……但我都終於逃過了。我是太自私了，我扔不下這枝筆，因着這枝筆，我也要保持我的健康，因此——

「你說我缺少戀愛麼？也許，但，現在還有兩三個男人愛慕着我，他們都說我是他們唯一終身的戀愛。這話我也不否認，但這還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到得一處的緣故？他們當然都已結過了婚，我也認得他們溫柔能幹的夫人。我有時到他們家裏去吃飯喝茶，但是我並不羨慕他們的家庭生活！他們的太太也成了我的好朋友，有時還向我抱怨她們的丈夫。我一面輕描淡寫的勸慰着她們，我一面心裏也在想，假如是我自己受到這些委曲，我也許還不會有向人訴說的勇氣！有時在茶餘酒後，我也看見這些先生們，向着太太皺起眉頭，我就會感覺到一陣顫慄，假如我做了他的太太，他也對我皺眉，對我厭倦，那我就太……」

我笑了，極懇摯的輕輕拍着她的膝頭，說：「假如你做了他的太太，他就不會皺眉了。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男子，有福氣做了你的丈夫，還會對你皺眉，對你厭倦。」

她笑着搖了搖頭，微微的歎一口氣，說：「好孩子，謝謝你，你說得好！但是你太年輕了，不懂得——這二三十年來，我自己住着，略爲寂寞一點，却也舒服。這些年裏，我寫了十幾本小說，七八本詩，旅行了許多地方，認識了許多朋友。我的姪女，承襲了我的名字，也叫德利莎，上帝祝福她！小德利莎是個活潑健康的孩子，廿幾歲便結了婚。她以戀愛爲事業，以結婚爲職業。整天高高興興的，心靈裏，永遠沒有矛盾，沒有衝突。她的兩個孩子，也很像她。在夏天，我常常到她家裏去住。她進城時，也常帶着孩子來看我。我身後，這些書籍古董，就都歸她們了。我的遺體，送到國家醫院去解剖，以後再行火化，餘灰撒在賽納河裏，我的一生大事也就完了……」

我站了起來，正要說話，馬利亞已經輕輕的進來，站在門邊，垂手說：「小姐，晚飯開齊了。」R小姐吃驚似的，笑着站了起來，說：「真是，說話便忘了時候，×先生，請罷。」

飯時，她取出上好的香檳酒來，我也去拿了大使館朋友送的名貴的英國紙煙，我們很高興的談天說地，把剛纔的話一句不提。那晚R小姐的談鋒特別雋妙，雙頰飛紅，我

覺得這是一種興奮，疲乏的表示。飯後不多一會，我便催她去休息。我在客廳門口望着她遲緩秀削的背影，呆立了一會。她真是美麗，真是聰明！可惜她是太美麗，太聰明了！

十天後我離開了巴黎，L送我到了車站。在車上，我臨窗站到近午，纔進來打開了R小姐替我預備的筐子，裏面是一頓很精美的午餐，此外還有一瓶好酒，一本平裝的英文小說，是 *All Passion Spent*。

我回國不到一月，北平便淪陷了。我還得到北平法國使館，轉來的R小姐的一封信，短短的幾行字：

「×先生：

聽說北平受了轟炸，我無時不在關心着你和你一家人的安全！振奮起來罷，一個高貴的民族，終久是要擡頭的。有機會請讓我知道你平安的消息。

你的朋友 德利莎。」

我寫了回信，仍託法國使館轉去，但從此便不通問了。

三年以後，輪到了我爲她關心的時節，德軍進佔了巴黎，當我聽到巴黎冬天缺乏燃料，要家裏住有德國軍官，纔能領到煤炭的時候，我希望她已經逃出了這美麗的城市。我不能想像這靜妙的老姑娘，帶着一臉愁容，同着德國軍官，沈默向火！

「振奮起來罷，一個高貴的民族，終久是要擡頭的！」

十四 我的鄰居

M太太是我的同事的女兒，也做過我的學生，現在又是我的鄰居。

我頭一次看見她，是在她父親的家裏——那年我初到某大學任教，照例拜訪了幾位本系裏的前輩同事——她父親很驕傲的將她介紹給我，說：「×先生，這是我大女兒，今年十五歲了。資質還好，也肯看書，她最喜歡外國文學，請你指教指教她。」

那時M太太還是個小姑娘，身材瘦小，面色蒼白，兩條很粗的短髮辮，垂在腦後。說起話來很腼腆，笑的時候却很「甜」，不時的用手指去托她的眼鏡。

我同她略談了幾句，提起她所已看過的英國文學，使我大大的吃驚！例如：哈代的全部小說集，她已看了大半；她還會背誦好幾首英國十九世紀的長詩……，她父親又很高興的去取了一個小紙本來，遞給我，上面題着「露珠」，是她寫的仿冰心繁星體的短篇詩集，大約有二百多首。我略翻了翻，念了一兩首，覺得詞句很清新，很整潔，很

像一顆顆春晨的露珠。

我稱贊了幾句，她父親笑說：「她還寫小說呢——你去把那本小說拿來給X先生看！」她臉紅了說：「爸爸總是這樣！我還沒寫完呢。」一面掀開簾子，跑了出去，再不進來。她父親笑對我說：「你看她慣的一點規矩都沒有了！我的這幾個孩子，也就是她還聰明一點，可惜的是她身體不大好。」

一年以後，她又做了我的學生。大學一年級的班很大，我同她接觸的機會不多，但從她做的文課裏，看出她對於文學創作，極有前途；她思想縝密，描寫細膩，比其他的同學，高出許多。

此後因為我做了學生會出版組的顧問，她是出版組的重要負責人員，倒是常有機會談話。幾年來她的一切進步都很快，她的文章也常常在校外的文學刊物上出現，技術和思想又都比較成熟，在文學界上漸漸的露了頭角。

大學畢業後，她便同一位M先生結了婚。M先生也是一位作家——他們婚後就到南京去，有七八年我沒有得到直接的消息。

抗戰後一年，我到了昆明。朋友們替我找房子，說是有一位M教授的樓上，有一間房子可以分租，地點也好，離學校很近。我們同去一看，那位M太太原來就是那位我的同事的女兒！相見之下，十分歡喜。那房子很小，光線也不大好，只是從高高的窗口，可以望見青翠的西山。M家還有一位老太太，四個孩子，一個挨一個的，最小的不過有兩歲左右。M太太比從前更蒼白了，一瘦就顯得老，她彷彿是三十以外的人了。

說定了以後，我拿了簡單的行李，一小箱書，便住到M家的樓上。那天晚上，便見着M先生，他也比從前瘦了，性情更顯得急躁，彷彿對於一切都覺得不順眼。他帶着三個大點的孩子，在一盞陰暗的煤油燈下，吃着晚飯。老太太在廚房裏不知忙些什麼。M太太抱着最小的孩子，出出進進，替他們端菜盛飯，大家都不大說話。我在飯桌旁邊，勉強坐了一會，就上樓去了。

住了不到半個月，我便想搬家，這家庭實在太不安靜了，而且陰沈得可怕！這幾個孩子，不知道是因爲營養不足，還是其他的緣故，常常哭鬧。老太太總是叨叨嘮嘮的，常對我抱怨M太太什麼都不會。M先生晚上回來，纔把那些哭聲怨聲壓低了下去，但頓

時樓下又震盪着他的罵孩子，怪太太，以及憤時憂世的怨怒的聲音。他們的臥室，正在我的底下，地板壞了，逗不上筭來。我一個人，總是靜悄悄的，而樓下的聲音，却是隱約上騰，半夜總聽見啞啞喊喊的，「如哭如訴」，有時忽然聽見M先生使勁的摔了一件東西，生氣的嚷着，小孩子忽然都哭了起來，我就半天睡不着覺！

正在我想搬家的那一天早晨，走到樓下，發現屋裏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。我叫了一聲，看見M太太扎煞着手，從廚房裏出來。她一面用手背掠開了垂拂在臉上的亂髮，一面問：「X先生有甚麼？他們都出去了。」我知道這「他們」就是老太太同M先生了，我就問：「孩子們呢？」她說：「也出去了，早飯沒弄得好，小菜又沒有了，他們說是出去吃點東西。」她嘴唇顫動着慘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我這個人真不中用，從小就沒學過這些事情。母親總是說：『幾毛錢一件的衣工，一兩塊錢一雙皮鞋，這年頭女孩子真不必學做活了，還是念書要緊，念出書來好掙錢，我那時候想念書，還沒有學校呢。』父親更是由着我，我在家裏簡直沒有進過廚房……您看我生火總是生不着，反弄了一廚房的煙！」說着又用烏黑的手背去擦眼睛。我來了這麼幾天，她也沒有跟我說過這麼多

的話。我看她的眼睛又紅又腫，聲音也啞着，我知道她一定又哭過，便說：「他們既然出去吃了，你就別生火罷。你趕緊洗了手，我樓上有些點心，還有罐頭牛奶，用煖壺裏的水沖了就可吃，等我去取了來。」我不等她回答便向樓上走，她含着淚站在樓梯邊呆望着我。

M太太一聲不言語的，呆呆的低頭調着牛奶，吃着點心。過了半天，我就說：「昆明就是這樣好，天空總是海一樣的青！你記得卜朗寧夫人的詩罷……」正說着，忽然一聲悠長的汽笛，慘厲的叫了起來，接着四方八面似乎都有汽笛在叫，門外便聽見人跑。M太太倏的站了起來，顫聲說：「這是警報！孩子們不知都在那裏？」我也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你不要怕，他們一定就在附近，等我去找。」我們正望門外走，老太太已經帶着四個孩子，連爬帶跌的到了門前，原來M先生說是學校辦公室裏還有文稿，他去搶救稿子去了，却把老的小的打發回家來！

我幫着M太太把小的兩個抱起，M太太看着我，驚慌的說：「X先生，我們要躲一躲吧？」我說：「也好，省得小孩子們害怕。」我們胡亂收拾點東西，拉起孩子，向外

就走。忽然老太太從屋裏抱着一個大藍布包袱，氣急敗壞的一步一跌的出來，嘴裏說：

「別走，等等我！」這時頭上已來了一陣極沈重的隆隆飛機聲音。我擡頭一看，蔚藍的天空裏，白光閃爍，九架銀灰色的飛機，排列着極整齊的隊伍，穩穩的飛過。一陣機關槍響之後，緊接着就是天塌地陷似的幾陣大聲，門窗震動。小孩子哇的一聲，哭了起來。老太太已癱倒在門邊。這時我們都擠在門洞裏，M太太面色慘白，緊緊的抱着幾個孩子，低聲說：「真怕莫怕。×先生在這裏！」我一面扶起老太太，說：「不要緊了，飛機已經過去了。」正說着街上已有了人聲，家家門口有人湧了出來，紛紛的驚惶的說話。M太太站起拍拍衣服，拉着孩子也出到門口。我們站着聽了一會，天上已經沒有一點聲息。我說：「我們進去歇歇罷，敵機已經去了。」M太太點了點頭，我又幫她把孩子抱回屋去，自己上得樓來；剛剛坐定，便聽見M先生回來；他一進門就大聲嚷着：「好，沒有一片乾淨土了，還會追到昆明來！我剛抱出書包來，那邊就炸了，這班鬼東西！」

從那天起，差不多就天天有警報。M先生却總是警報前出去，解除後纔回來，還抱怨家裏沒有早預備飯。M太太一聲兒不言語，腫着眼泡，低頭出入。有時早晨她在廚房

裏，看見我下樓打臉水，就怯怯的苦笑問：「X先生今天不出去罷？」我總說：「不到上課的時候，我是不會走的，你有事叫我好了。」

老太太不肯到野外去；怕露天不安全，她總躲在城牆邊一個防空洞裏。我同M太太就帶着孩子跑到城外去。我們選定了一片大樹下，壕溝式的一塊地方，三面還有破土牆擋着。孩子們逃警報也逃慣了，他們就在那壕溝裏蓋起小泥瓦房子，插起樹枝，天天繼續着工作。最小的一個，往往就睡在母親的手臂上。我有時也帶着書去看。午時警報若未解除，我們就在野地裏吃些乾點充饑。

坐在壕溝裏無聊，就閒談。從M太太零碎的談話裏，我猜出她的許多委屈。她從來不會抱怨過任何人，連對那幾個不甚討人喜歡的孩子，她也不會表示過不滿。她很少提起家裏的事，可是從她們的衣服飲食上，我知道她們是很窮困。眼看着她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，我就想幫她一點忙。有一次我就問她願不願去教書，或是寫幾篇文章，拿點稿費。家務事有老太太照管，再雇個用人，也就可以做得開了，她本來不喜歡做那些雜務，何必不就「用其所長」？

M太太盤着腿坐在地上，抱着孩子，輕輕的搖動，靜靜的聽着，過了半天纔擡起頭來，說：「X先生，謝謝你的關懷，這些事我都早已想過了，我剛來的時候，也教過書，學校裏對於我，比對我的先生還滿意。」說到這裏，她微笑了，這是我近來第一次見到的笑容！她停了一會說：「後來不知如何，他就反對我出去教書……老太太也說那幾個孩子，她弄不了，我就又回到家裏來。以後就有幾個朋友同事，來叫我寫稿子。X先生，你知道我從小喜歡寫文章，尤其是現在，我一拿起筆，一肚子的……一肚子的事情，就奔湧了出來。眼前一切都模糊恍惚，在寫作裏真可以逃避了許多現實……」她低頭玩弄着孩子襟上的鈕釦，微微的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但是現實還是現實，一聲孩子哭，一個客人來，老太太說東說西，老媽子問長問短，把我的文思常常忽然驚斷，許久許久不能再拿起筆來。而且——寫文章實在要心境平靜，雖然不一定要快樂，而我現在呢？不用說快樂，要平靜也就很難很難的了！」

「寫了兩篇文章，我的先生最先發現寫文章賣錢，是得不償失！稿費增加和工資增進的速度，幾乎是一與百之比，衣工，鞋價，更不必說。靠稿費來添置孩子衣服，固然

是夢想，寫五千字的小說，來換一雙小鞋子，也是不可能。沒有了鼓勵，沒有了希望，而寫文章只引起自己傷心，家人責難的時候，我便把女工辭退了。其實她早就要走——我們家錢少，孩子多，上人脾氣又不大好，沒有什麼事使她留戀的，不像我……我是走不脫的！

「我生着火，揀着米，洗着菜，縫着鞋子，補着襪子，心裏就像枯樹一般的空洞，麻木。本來，抗戰時代，有誰安逸？能安逸的就不是人；我不求安逸，我相信我雖沒有學過家務，我也能將就的做，而且我也不怕做，勞作有勞作的快樂，只要心裏能得到一點慰安，溫暖……」

「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任何言語，自己苦夠了，這萬方多難的年頭，何必又加上別人的痛苦？對我的父母，我是更不說的。父親從北方來信，總是說：『南國濃郁明豔的風光，不知又添了你多少詩料，為何不寄點短詩給爸爸看？』最近不知是誰，向他們報告了這裏的實況，母親很憂苦的寫了信來，說：『我不知道你們那裏竟是這個樣子！老太太總該可以幫幫忙吧？早知如此，我當初不該由着你讀書寫字，把身體弄壞了，家事

也一點不會。」她把自己抱怨了一頓，找着了信，真是心如刀割。我自己痛苦不要，還害得父親爲我失望，母親爲我傷心，×先生這真是琵琶記裏蔡中郎所說的「文章誤我，我誤爹娘」了！」她說着忍不住把孩子推在一邊，用衣襟掩着臉大哭了起來。孩子們也許看慣了媽媽的啼哭，呆立了一會，便慢慢走開，仍去玩耍。我呢，不知道怎樣勸她，也想她在家裏整天的淒涼掩抑，在這朗闊的野外，讓她恣情的一慟，倒也是一種發洩，我也便悄悄的走向一邊……

我真不想再住下去了，那時學校裏已放了暑假。城牆邊的防空洞曾震塌了一次，壓傷了許多人，M老太太幸而無恙。我便攬掇他們疏散到鄉下去。我自己也遠遠的搬到另一鄉村裏的祠堂裏住下——在那裏，我又遇到了一個女人！

十五 張 嫂

可憐，在「張嫂」上面，我竟不能冠以「我的」兩個字，因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！她既不是我的鄰居，也不算我的用人，她更不承認她是我的朋友，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張的媳婦兒。

我住在這祠堂的樓上，樓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婦，老張他們就住在大門邊的一間小屋裏。

祠堂的小主人，是我的學生，他很殷勤的帶着我周視祠堂前後，說：「這裏很靜，×先生正好多寫文章。山上不很方便，好在有老張他們在，樣式叫他做。」老張聽見說到他，便從門檻上站了起來，露出一口黃牙向我笑。他大約四十年紀，個子很矮，很老實的樣子。我的學生問：「張嫂呢？」他說：「挑水去了。」那學生又陪我上了樓，一邊說：「張嫂是個能幹人，比她老板伶俐得多，力氣也大，有話寧可同她

講。」

爲着方便，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裏，風雨時節，省得下山，而且村店裏蒼蠅太多，夏天尤其難受。李老夫婦是山西人，爲人極其慈祥和藹。老太太自己烹調，飯菜十分可口。我早晨起來，自己下廚房打水洗臉，收拾房間，不到飯時，也少和他們見面。這一對老人，早起早睡，白天也沒有一點聲音，院子裏總是靜悄悄的，同城內M家比起來，真有天淵之別，我覺得十分舒適。

住到第三天，我便去找張嫂，請她替我洗衣服。張嫂從黑暗的小屋裏，鑽了出來，陽光下我看得清楚；稀疏焦黃的頭髮，高高的在腦後挽一個小髻，面色很黑，眉目間佈滿了風吹日晒的裂紋；嘴唇又大又薄，眼光很銳利；個子不高，身材也瘦，却有一種短小精悍之氣。她迎着我，笑嘻嘻的問：「你家有甚麼？」我說：「煩你洗幾件衣服，這是白的，請你仔細一點。」她說：「是了，你們的衣服是講究的——給我一塊洋碱！」

李老太太倚在門邊看，招手叫我進去，悄悄的說：「有衣服寧可到山下找人洗，這個女人利害得很，每洗一次衣服，必要一塊胰皂，使刺的都收起來賣——我們衣服都

是自己洗。」我想了—想，笑說：「這次算了，下次再說罷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張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單，送了上來——洗的很潔白，疊的也很平整——一落的都放在我的牀上，說「×先生，衣服在這裏，還有剩下的洋碱。」我謝了她，很覺得「喜出望外」，因此我對她的印象很好。

熟了以後，她常常上樓來掃地，送信、取衣服，倒字簍。我的東西本來簡單，什麼東西放在那裏她都知道。我出去從不鎖門，却不會丟失過任何物件，如銀錢、衣服，書籍等等。至於火柴，點心，毛巾，胰皂，我素來不知數目，雖然李老太太說過幾次，叫我小心，我想誰耐煩看守那些東西呢？拿去也不值什麼，張嫂收拾屋子，乾淨得使我喜歡，別的也無所謂了。

張嫂對我很好，對李家兩老，就不大客氣。比方說挑水，過了三天兩天就要漲價，她並不明說，只以怠工方式出之。有一兩天忽然看不見張嫂，水缸裏空了，老太太就着急，問老張：「你家裏呢？」他笑說：「田裏幫工去了。」叫老張，「幫忙挑一下水罷。」他答應着總不動身。我從樓上下來，催促了幾遍，他纔慢騰騰的挑起桶兒出去。

在樓欄邊，我望見張嫂從田裏上來，和老張在山腳下站着說了一會話。老張挑了兩桶水，便躺了下去，說是肚子痛。第二天他就不出來。老先生氣了，說：「他們真會拿捏人，他以爲這裏就沒有人挑水了！我自己下山去找！」老先生在茶館裏坐了半天，同鄉下人一說起來，聽說是在山上，都搖頭笑說：「山上呢，好大的坡兒，你家多出幾個錢吧！」等他們一說出價錢，老先生又氣得搖着頭，走上山來，原來比張嫂的價目還大。

我悄悄的走下山去，在田裏找到了張嫂，我說：「你回去挑桶水罷，喝的水都沒有了。」她笑說：「我沒有空。」我也笑說：「你別胡說！我懂得你的意思，以後挑水工錢跟我要好了，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。」她笑着背起筐子，就跟我上山——從此，就是她真農忙，我們也沒有缺過水，——除了她生產那幾天，是老張挑的。

我從不覺得張嫂有什麼異樣，她穿的衣服本來寬大，更顯不出什麼。只有一天，李老太太說：「張嫂的身子重了，關於挑水的事，您倒是早和老張說一聲，省得他臨時不幹。」我也不知應當如何開口，剛纔還看見張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，我想一時不見得會發動，也就沒提。

第二天早起，張嫂沒有上來掃地。我們吃早飯的時候，看見老張捧着一小籃雞蛋進門。我問張嫂如何不見？他笑嘻嘻的說：「昨晚上養了一個娃兒！」我們連忙給他道賀，又問他是男是女。李老太太就說：「他們這些人真本事，自己會拾孩子。這還是頭一胎呢，不聲不響的就生下來了，比下個蛋還容易！」我連忙上樓去，用紅紙包了五十塊錢的票子，交給老張，說：「給張嫂買點紅糖吃。」李老太太也從屋裏拿了一個紅紙包出去，老張笑嘻嘻的都接了，嘴裏說：「謝謝你家了——」老太太去看看娃兒麼？」李老太太很高興的就進到那間黑屋裏去。

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裏閒談。老太太一邊搖着頭，一邊笑着，進門就說：「好大的一個男孩子，傻大黑粗的！你們猜張嫂在那裏做什麼？她坐在牀板上織漁網呢，今早五更天生的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，她又做起活來了。她也不乏不累，你說這女人是鐵打的不是！」因此就提到張嫂從十二歲，就到張家來做童養媳，十五歲圓的房。她婆婆在的時候，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裏去哭。去年婆婆死了，纔同她良儒的丈夫，過了一年安靜的日子，算起來，她今年纔廿五歲。

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，我以為她已是三四十歲的人，「勞作」竟把她的青春，洗刷得不留一絲痕跡！但她永遠不發問，不懷疑，不怨望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——挑水、砍柴、洗衣、種地，一天裏風車兒似的，山上山下的跑——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，總是看見她在光影裏做點什麼。有月亮的夜裏，她還打了一夜的豆子！

從那天起，一連下了五六天的雨。第七天，天晴了，我們又看見張嫂背着筐子，拿着鏟刀出去。從此我們常常看見老張抱着孩子，哼唧唧的坐在門洞裏。有時張嫂回來晚了，孩子餓得不住的哭，老張就急得在門口轉磨。我們都笑說：「不如你下地去，叫她抱着孩子，多省事。她回來又得現做飯，奶孩子，不要累死人。」老張搖着頭笑說：「她做得好，人家要她，我不中用！」老張倒很坦然的，我却常常覺得慚愧。每逢我拿着一本閒書，悠然的坐在樓前，看見張嫂匆匆的進來，忙忙的出去，背上、肩上、手裏、腰裏、總不空着，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實在，最艱鉅的後方生產的工作。我呢，每逢給朋友寫信，字裏行間，總要流露出勞乏，流露出困窮，流露出萎靡，而實際的我，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間，無病而呻！看着張嫂高興勤懇的，鞠躬盡瘁的樣兒，

我常常猛然的扔下書站了起來——

那一天，我的學生和他一班宣傳隊的同學，來到祠堂門口貼些標語，上面有「前方努力殺敵，後方努力生產」等字樣。張嫂站在人羣後面，也在呆呆望着。回頭看見我，便笑嘻嘻的問：「這上面說的是誰？」我說：「上半段說的是你們在前線打仗的老鄉，下半段說的是你。」她驚訝的問：「×先生，你呢？」我不覺低下頭去，慚愧的說：

「我麼？這上面沒有我的地位！」

十六 我的朋友的母親

今年春天，正在我犯着流行性感冒的時候 K 的母親——K 老太太來看我。

那是下午三時左右，我的高熱度還未退清，朦朦朧朧的覺得有人站在我床前，我掙扎着睜開眼睛，K 老太太含着滿臉的微笑，搖手叫我別動，她自己拉過一張凳子，就坐在床邊，一面打開一個手絹包兒，一面微笑說：「我聽見 K 說你病了好幾天了，他代了你好幾堂課。我今天新蒸了一塊絲糕，味兒還可口，特地送來給你嚐嚐。」她說着就把一碟子切成片兒嫩黃噴香上面嵌着紅棗的絲糕，送到我枕畔。我連忙欠身起來道謝，說「難得伯母費心。」一面又喊工友倒茶。K 老太太站起來笑說：「你別忙了，我剛才來的時候，甬道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。這時候大家都上着課，你再一病倒睡着，他們可不就都偷懶出去了？我要茶自己會倒！」她走向桌邊，拿起熱水壺來，搖了搖，笑說：「沒有開水了，我在家裏剛喝了茶來的，倒是你恐怕渴了，我出去找點水你喝。」

我還沒有來得及攔住她，她已經拿着熱水壺出去了。

我趕緊坐起，把衾枕整理了一下，想披衣下床，一陣頭昏，只得又躺下去。K老太太又已經進來，倒了一杯熱茶，放在我床前凳子上，我笑着謝說：「這真是太罪過了，叫老太太來服侍我——」K老太太一面坐下，也笑着說：「那裏的話，這是我應該做的事。你們單身漢真太苦了，病了連一杯熱水都喝不到！你還算好，看你這屋子弄得多麼乾淨整齊，K就不行，他一輩子需要人照應，母親，姐姐，太太——」我說：「K從小是個有福氣的人——他太太近來有信麼？」

老太太搖了搖頭，忽然看着我說：「F小姐從軍去了，今早我去送她的……」我不覺擡頭看着K老太太。

K老太太微笑着嘆了一口氣，把那塊手絹平鋪在膝上，不住的摩撫着，又擡頭看着我說：「你和K這樣要好，這件事你一定也知道了。說起F小姐，真是一個溫柔的女孩子，性格又好，模樣兒也不錯，琴棋書畫，樣樣都來得，和K倒是天生一對——不過我覺得假若由他們那樣做了，我對不起我北平那個媳婦，和三個孫兒。」

我沒有言語，只看着老太太。

老太太面容沈寂了下來，「我知道K什麼事都不瞞你，我倒不妨同你細談——假如你不太累。K這兩天也不大開心呢，你好了請你從旁安慰安慰他。」

我連忙點了點頭，說：「那是一定。K真是一個實心的人，什麼事都不大看得開！」

老太太說：「可不是！他從前不是在法國同一個女孩子要好，沒有成功，傷心的了不得，回國來口口聲聲說是不娶了，我就勸他，我說：『你父親早撇下我走了，我辛辛苦半生，容易把你和你姊姊撫養大了，你如今學成歸國，我滿心希望你成家立業，不但我看着高興，就是你父親在天之靈，也會安慰的。你爲着一個異種外邦的女人，就連家庭也不顧了，虧得你平常還那樣孝順！本來結婚就不是一個人的事，你的妻子也就是你父母的兒媳，你孩子的母親。你不要媳婦我還要孫子呢，而且你還是個獨子！』他就說：『那麼您就替我挑一個罷，只要您高興就行。』這樣他就結了婚，那天你不是還在座？」

我又點一點頭，想起了許多K的事情——

「提起我的媳婦，雖不是什麼大出色的人物，也還是個師範畢業生，穩穩靜靜的一

個人，過日子，管孩子，也還過得去。我對她是滿意的，何況她還替我生了三個白白胖胖的孫兒？」

老太太微笑了，滿面的慈祥，凝皇的眼光中似乎看見了K的那幾個圓頭圓臉，歡蹦亂跳的孩子。

「K也是真疼他那幾個孩子，有了孩子以後，他對太太也常是有說有笑的。你記得我們北平景山東街那所房子罷？真是『大蓬魚缸石榴樹』，K每天下課回來，澆澆花，看看魚，畫畫，寫字，看看書，抱抱孩子，真是很自得的，我在一旁看着，自然更高興，這樣過了十年——其實那時候，F小姐就已經是他的助教了，他們並沒有怎麼樣……」

「後來呢，就打起仗來了，學校裏同事們都紛紛南下，也有帶着家眷走的。那時也怪我不好，我不想走，我拋不下北平那個家，我又不願意他們走，我捨不得那幾個孩子。我對K說：『我看這仗至多打到一兩年，你是有職分的人，暫時走開也好，至於孩子們和他們的母親，不妨留着陪我，反正是一門老幼，日本人不會把我們怎麼樣。』K本來也不想帶家眷，聽了我的話，就匆匆的自己走了，誰知道一離開就是八年。

「我們就關起門來，和外面不聞不問，整天只盼着K的來信，這樣的過了三四年。起先還能接到K的信和錢，後來不但信稀了，連撥款也十分困難。我那媳婦倒是把持得住，仍舊是穩穩靜靜的服侍着我，看着孩子過日子，我手裏還有些積蓄，家用也應付得開。三年前我在北平得到K的姐夫從香港打來的電報，說是我的女兒病重，叫我就去，我就匆匆的離開了北平，誰想到香港不到十天，我的女兒就去世了……」

老太太眼圈紅了，摺起那塊手絹來，在眼邊輕輕的按了一按，我默默的將那杯茶推到她的面前。

老太太勉強笑了笑，端起茶杯來，呷了一口就又放下。

「誰又知道我女兒死後不過十天，日本人又佔領了香港，我的女婿便趕忙着要退到重慶來，他問我要不要回北平？若是要回去呢，他就託人帶我到上海。我那時方寸已亂，女兒死了，兒子許久沒有確實消息，只聽過往的人說他在重慶生活很苦，也常生病，如今既有了見面的可能，我就壓制不住了。我對我女婿說：『我還是跟你走罷。後方雖苦，可是能同K在一起。北平那方面，你弟婦還能幹，丟下他們一兩年也不妨。』」

這樣，我又從韶關、桂林、貴陽、一路跋涉到了這裏——

「看見了K，我幾乎哭了出來，誰曉得這幾年的工夫，把我的兒子折磨得形容也憔悴了，衣履也襤褸了！他看見我，意外的歡喜，聽到他姐姐死去的消息，也哭了一場。過後才問起他的孩子，對於他的太太却淡淡的不提，倒是我先說了幾句。問起他這邊的生活，他說和大家一樣，衣食住都比從前苦得多，不過心理上倒還痛快。說到這裏，他指着旁邊的F小姐，說：『您應當謝謝F小姐，這幾年來，多虧得她照應我。』我這時才發覺她一直站在我們旁邊。」

「F小姐也比從前瘦了，而似乎出落得更俊俏一些，她略帶羞澀的和我招呼，問起她在北平的父母。我說我在北平的時候，常和他們來往，他們都老了一點，生活上還過得去……說了一會，F小姐便對K說：『請老太太和我們一塊兒用飯罷？』K點頭說好，我們就一同到F小姐住處去。」

「在我找到房子以前，就住在F小姐那裏，她住着兩間屋子，用着一個女工，K一向是在那裏用飯的，衣服也在那邊洗。我在那邊的時候，K自然是整天同我們在一起，

到晚上才回到宿舍去。我在一旁看着，覺得他們很親密，很投機，一塊兒讀書說畫，F小姐對於K的照應體貼，更是無微不至。他們常常同我說起，當初他們一路出來，怎樣的辛苦，危險；他們怎樣的一塊逃警報，有好幾次幾乎炸死；K病了好幾場，有一次患很重的猩紅熱，幾乎送了命。這些都是K的家信中從來不提的，他們說起這些經歷的時候，都顯得很興奮，很緊張，K也總以感激溫存的眼光，望着F小姐。我自然也覺得緊張、感激，而同時又起一種說不上來的不安的情緒——

「等到我搬了出來，便有許多K的同事的太太，來訪問我，吞吞吐吐的問我K的太太爲何不跟我一同出來？我說本來是只到香港的，因此也沒想到帶着他們。這些太太們就說：『如今老太太來了就好了，否則K先生一個人在這裏真怪可憐的——這年頭一個單身人在外面真不容易，生活太苦，而且……而且人們也愛說閒話！』她們又問F小姐和我們有沒有親戚關係？她的身世如何？我就知道話中有因，也就含糊糊糊的應答，說F家同我們是世交，F小姐從一畢業就做K的助教，她對人真好，真熱心，她對於K的照應幫忙，我是十分感激的——

「不過我不安的情緒，始終沒有離開我，我總惦記着北平那些孩子，我總營着想同K說開了，所以就趁着有一天，我們的女工走掉了，K向我提議說：『媽媽不必自己辛苦了，我們還是和F小姐一塊兒吃去罷，就是找到了女工，以後也不必爲飯食麻煩，合起來吃飯，是最合理的事。』我就說：『我難道不怕麻煩，而且我歲數大了，又歷來沒有做過粗活，也覺得十分勞瘁，不過我寧可自己操勞些，省得在一起讓人說你們的閒話！』K睜着大眼睛看着我，我便委婉的將人們的批評告訴了他，又說：『我深知你們兩個心裏都沒有什麼，抗戰把你們拉在一起，多同一次患難，多添一層情感。你是有家有孩子的人，散了就完了，人家F小姐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子，豈不就被你就誤了？』K低着头沒有說什麼，從那時起，一直沈默了四五天。

「到了第六天的夜裏，我已經睡下了，他摸着黑進來，坐在我的床沿，拉着我的手，說：『媽媽，我考慮了四五天，我不能白白的耽誤人家。我相信我們分開了，是永遠不會快樂的，我想——我想同北平那個離了婚……』我沒有言語，他也不往下說，過了半天，他俯下來搖我，急着說：『怎麼，媽媽，您在哭？』我忍不住哭了出來，說：

「我哭的是可憐你們這一班苦命的人，你命苦，F小姐也命苦，最苦命的還是北平你那個媳婦和三個孩子。他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，他們辛辛苦苦的在北平守着，等待着團圓的一天。我走了，算不了什麼，就是苦命，也過了一輩子了，你若是……還是我回去守着他們罷！」這時K也哭了，緊緊握了我的手一下，就轉身出去。」

老太太咽住了，又從袖口裏掏手絹，我趕緊笑說：「對不起，伯母，請您給我一杯水，這絲糕放在這裏怪香的，我想吃一塊。」老太太含着淚笑着站起，倒了兩杯茶來，我們都拈起絲糕來吃着，暫時不言語。

老太太咳嗽了一聲，用手絹擦一擦嘴，說：「我想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看F小姐。她正要上課去，看見了我，臉上顯出十分驚訝，我想我的神色一定很不好，我說：『對不住，我想就誤你半天工夫，來同你談一件事。』她的面色倏然蒼白了，連忙回身邀我進到內屋去，把門扣上，自己就坐在我的旁邊，靜靜的等着。我停了半天，忍不住又哭了，我說：『F小姐，我不會繞灣兒說話，聽說K想同你結婚？』F小姐把臉飛紅了，正要說話，我按住她的手，說：『你別着急，這自然是K一方面的癡心妄想，

不是我做母親的誇自己的兒子，K和你倒是天生的一對，可惜的是他已經是有妻有子的人了……」F小姐沒有說話，只看着我。我說：「自然現在有妻有子的人離婚的還多得很，不過，K你是曉得的，極其疼愛他的孩子，同時他太太也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。」

F小姐低下頭去，我又說：「F小姐，你從小我就疼你，佩服你，假如你是我的親女兒，我決不願你和一個離過婚的人結婚，在他是一個幸福，在你却太不值得了；」我撫摩着她的手，說：「你想想，從前在北平的時候，你還不是常常到我們家裏來？你對他發生過感情沒有？我準知道那時你的理想，也不是像他那樣的人。只因打了仗，你們一同出來，患難相救護，疾病相扶持，這種同甘苦，相感激的情感的積聚，便發生了一種很堅固的友情——同時大家想家，大家寂寞，這孤寂的心，就容易拉到一起。戰爭延長到七八年，還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家裏一切，一天一天的模糊，眼前一切，一天一天的實在。弄到後來，大家弄假成真的，在雲霧中過着苟安昏樂的日子——等到有一天，雨過天青，太陽衝散了雲霧，日影下，大家才發現在糊裏糊塗之中，喪失了清明正常的自己！

「你看見過坐長途火車的沒有？世界小，旅途長，素不相識的人也殷勤的互相自己介紹，親熱的談話，一同唱歌，一同玩牌，一同吃喝，似乎他們已經有過終身的友誼。等到目的地將到，大家紛紛站起，收拾箱籠，倚窗等望來接他們的親友，車一開入站，他們就向月台上的人招手歡呼，還不等車停，就趕忙跳了下去。能想起回頭向你招呼的，就算是客氣的人，差不多的都是頭也不回的就走散了。戰事雖長，也終有和平的一天，有一天，勝利來到，驚喜襲擊了各個人的心，那時真是『飛鳥各投林』，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——

「假如你們成功了呢，你們是回去不回去？假如是回去了呢？你是個獨女，不能不見你的父母。K也許可以不看他的太太，而那幾個孩子，他是捨不得丟開的。你們仍舊生活在從前環境中間，我不相信你們能夠心安理得，能夠快樂，能夠自然。人們結婚後不是兩個人生活在孤島上，就是在孤島上，過了幾天，幾月，幾年以後，也會厭倦膩煩，而渴望孤島外的一切。你對K的認識，沒有我清楚，他就像他的父親，善感，易變，而且總傾向于憂鬱，他永沒有完全滿足快樂的時候；總是追求着什麼。在他不滿

，憂鬱的情境之中，他實在是最快樂的，你也許不懂得我的話，因為你沒有同這樣的一個人，共同生活過。

「所以我替你想，爲你的幸福起見，我勸你同K分開，『眼不見爲淨』，你年紀輕的，人品又好，學問又好，前途實在光明得很——我離開北平之前，你母親還來找我，說香港和重慶通訊容易，要我替她寫信給你，說他們老了，這戰事不知幾時才完，他們不知道將來能不能見着你，他們別無所囑，只希望你謹慎將事，把終身託付給一個能愛護你，有才德的人。我提到這些，就是提醒你，K一輩子是個大孩子，他永遠需要別人的愛護，而永遠不懂得愛護別人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他有他自己愛護的方法！我把話都說盡了，你自己考慮考慮看。」這時F小姐已哭得淚人兒一般……

「我正在勸慰她，忽然聽見K在外面叫我，我趕緊把門反掩上，出來便往家走，K一聲不響的跟着我回來。

「此後我絕口不提這件事，K的情緒反而穩定了下來。我不知道他同F小姐又說過沒有，我只靜候着他們的決定。終於在前天夜裏，K告訴我說F小姐決定從軍去了，明

天便走，她希望我能去送她。K說着並沒有顯出特別的悲傷，我反而覺得難過。這女孩子真是聰明，有決斷！不是我心硬，我相信軍隊的環境和訓練，是對她好的，至少她的積壓的寂寞憂傷，有個健全高尚的發洩。今早我去送她，她沒有掉下一滴淚，昂着頭，挺着胸，就上了車……咳，都是這戰爭攪得人亂七八糟的……」

老太太停住了。這一篇話聽得我凄然而又悚然，我便笑說：「伯母也不必再難過了，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，我想他們將來都會感激您的。伯母！我真是佩服您，怪不得朋友們都誇您通今博古，您說起文哲名詞來，都是一串一串的！」老太太笑了，說：「別叫你們年輕人笑話，我小的時候，也進過幾天的『洋學堂』，如今英文差不多都忘光了，不過K的中文雜誌書籍，我還看得懂——我看我該走了，你也乏了，我也出來了半天。你想吃什麼，只管打發人去告訴我，我就做了送來。」她說着一面站起要走。

我欠起身來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能送了。您來這麼一說，我倒覺得清醒了許多。您若不嫌單身漢屋裏少茶沒水餉，就請常過來坐坐。」老太太站住了，笑說：「真的，聽說從前有人同你提過F小姐，你爲什麼不答應？你答應了多好，省去許多麻煩。」我

笑說，「不是我不答應，我是不敢答應，她太多才多藝了，我不配！」老太太笑着搖頭說：「那裏的話，你是太眼高了，不是我說你，『越挑越眼花』——」

林」這一句話！
老太太的腳聲，漸漸的在甬道中消失了。我凝望着屋頂，反覆咀嚼着「飛鳥各投

這時窗外的暮色，已經壓到屋裏來了！

後記

寫了十四個女人的事，連帶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，我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雲，烘托着這一天的晶瑩的月！

我對於女人的看法，自己相信是很平淡，很穩靜，很健全。她既不是詩人筆下的天仙，也不是失戀人心中的魔鬼，她只是和我們一樣的，有感情有理性的動物。不過她感覺得更銳敏，反應得更迅速，表現得更活躍。因此，她比男人多些顏色，也多些聲音。在各種性格上，她也容易走向極端。她比我們更溫柔，也更勇敢；更活潑，也更深沉；更細膩，也更尖刻……世界若沒有女人，真不知這世界要變成怎麼樣！我所能想像得到的是：世界上若沒有女人，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「真」、十分之六的「善」、十分之七的「美」。

我並不敢說憐憫女人，但女人的確很可憐。四十年來，我冷眼旁觀，發現了一條真

理，其實也就是古人所早已說過的話，就是：「男人活着是爲事業，女人活着是爲愛情」——這雖然也有千萬分之一的例外——靠愛情來維持生活，真是一件可憐而且危險不過的事情！

女人似乎更重視親子的愛，弟兄姊妹的愛，夫妻的愛；朋友的愛……她願意爲她所愛的對象犧牲了一切。實際上，還不是她願意不願意的問題，她是無條件的，「摩頂放踵」的犧牲了，愛了再說！在這「摩頂放踵」的過程之中，她受盡人間的痛苦，假如犧牲而又得不到代價，那她的痛苦，更不可想像了。

你說，叫女人不「愛」了罷，那是不可能的！上帝創造她，就是叫她來愛，來維持這個世界。她是上帝的化工廠裏，一架「愛」的機器。不必說人，就是任何生物，只要一帶上個「女」字，她就這樣「無我」的，無條件的愛着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

你看母雞、母牛、甚至於母獅，在上帝所賦予的愛裏，她們是一樣的不自私，一樣的忍耐，一樣的溫柔，也一樣的奮不顧身的勇敢。

說到這裏，還有一件很可愛很可笑的現象，我就遇到過好幾次；平常三四歲的孩

過許多女人，也愛過兩三個女人，却沒有戀過任何女人。這「愛而不戀」的心理——這是幾個朋友，對於我用情的批評——就是我的致命傷！

我覺得我不配作任何女人的丈夫；惟其我是最尊敬體貼她們，我不能再由自己予她們以痛苦。我已經苦了一個我最敬愛的女人——我的母親，但那是「身不由己」，我決不忍使另一個女人再爲我痛苦。男子在其營生活上，天生是更自私。更偷懶，更不負責的——自然一半也因爲他們不知從何下手——我恐怕也不能例外。我不能積極的防止男子以婚姻方式來摧殘女人，至少我能消極的禁止我自己也這樣做！

施耐菴云：「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，四十而未仕，不應更仕；五十不應在家，六十不應出遊……」我以三十未娶，四十未仕之身，從今起只要經濟條件允許，我倒要閒雲野鶴似的，到處漫游。我的弟兄朋友，就爲我「六十以後」的日子發愁，但我還覺得很有把握。我們大家庭裏女權很盛；我的親姪女，截至今日止，已有七個之多。堂的、表的、更是不計其數。只要這些小婦人，二十年後，仍是像今天這樣的愛她們的「大伯伯」，則我在每家住上十天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也還容易度過。再不然，我去弄一

個兒子，兩個女兒，來接代傳宗，分憂解慍，也是一件極可能的事——只愁我活不到六十歲！

以上把我「終身大事」，安排完畢，作者心安理得，讀者也不必「替古人擔憂」——如今再說我寫這本小書的經過：廿九年冬，我初到重慶，星期評論向我索稿，我一時高興，寫了一篇「關於女人」來對付朋友，後來寫滑了手，便連續寫了下去，到了星期評論停刊，就沒有再寫。今年春天，「天地出版社」託我的一個女學生來說，要刊行關於女人，我便把在星期評論上已印行的九段，交給他們。春夏之交，病了一場，本書的上半本，排好已經三月，不能出版，「天地社」催稿的函件，雪片般的飛來，我只好以新愈之身，繼續工作。山上客人不少，這三個星期之中，我在鴻儒談笑，白丁往來之間，斷斷續續的又寫了三萬字，勉強結束。

這裏，我還要感謝一個小女人，我的姪女，萱。若沒有她替去了我這單身漢的許多「家務」，則後面的七段，我縱然「嘔盡心血」，也是寫不出來的！

三十二年，八月三十午夜，四川大荒山。